

錢塘雙劍

平江不肖生著



技擊長篇小說

錢塘雙劍

不肖生著

上海愛國書店出版

武俠長篇小說

錢塘雙劍目錄

第一章

孽重情深廟堂盟誓愿

第二章

喬裝緝盜捕頭試身手

第三章

宿恨難消權充座上客

第四章

威脅利誘軟語鎖金龍

第五章

磨折重重圖謀生阻難

也全是種地的人物，石金龍向他們探問了園子，可是他們並說不出什麼來，不過可以證明所推測的確是實情，這老農人來到這裏，不過數月的工夫，這家人家附近所住的人家，從小沒有來往，只知他姓候，連個名字全沒有，這片田地，他是租了別人的，突然在清明時候，家全走了，不知道他是爲了什麼，石金龍看着秦梅貞，只是微笑，兩人仍然在田邊走回來，順碧綠的田野，二人談談講講，秦梅貞尤其是十分高興，石金龍知道他是對這老農人這件事有些自負，自己也不便說破他，這時因爲在中午之後，紅日當空，這一段路沒有一點遮蔽，全覺着有些浮燥，得身上不少汗，石金龍用手指道：師妹，你看那邊一個小村前，綠柳蔭中，大約是一座廟宇吧？我們何妨到那裏歇息一下，至柳蔭中涼爽片刻再去。秦梅貞點頭道：我也正想把路弄錯，這種時候反不如去向山裏，到處有乘涼之所呢！兩人急急趕路走來，走進一排柳林，一看是一座關帝廟，不過是村農祀神之所，廟門倒鎖着並沒有僧道看管，從廟牆頭看到裏面，在山門內有兩顆龍爪槐，這兩株樹的蔭蔭，那廟內的小院落全遮蓋起來，秦梅貞向石金龍道：師兄，我們何不到這廟裡歇下小坐片刻，裡面你看多麼涼爽，石金龍點頭道：我也覺得這樣鄉村小廟雖沒有僧道，越覺得古樸莊嚴，咱們到裡面瞻仰瞻仰，不過我們越離人，可不要叫這裡農人們看見，兩人遂繞到廟牆西邊，回頭看了一看這一帶正好無人，短短的矮牆，兩人一蹲身鑽上牆頭，畧一張望，已經全落到裏面，果然這段小院内濃蔭蔽滿，顯得那涼爽中含着一股子陰森之氣，地上因爲輕易沒有進人來，長了許多青草，迎面上六扇朱紅格完全退了色，秦梅貞走到殿門前，伸手把格扇推開，這三間神廟裏面倒是清潔，迎面上關聖的塑像，和配享的全顯着翔翎如生，尤其是關聖帝君赤面紅鬚，鳳眼蠶眉，三縉長髯，手中拿着一本春秋，威嚴逼人，雖然是後人想像的這樣英武的丰姿可是也是見這位忠勇之秋，足令後人景仰，秦梅貞遂招呼着石金龍走進裏面，他竟自向着關聖的神像參拜了一番，石金龍也叩拜起來，秦梅貞向着金龍道：師兄，我們就在這殿中坐一刻吧，你看這地方多麼好，我們走得那麼煩燥，才一進得廟來立刻身心覺得清爽，並石龍道：一半是這裏的幽境，一半是看到這位忠義無雙的關聖帝君，心中起了肅敬仰之念，無形中把那煩燥浮囂之氣斂去，說着話，一同坐在神案下拜墊上，這兩人忽然的竟自不知說些什麼，默默無言，坐了片刻，石金龍覺得太似無聊，自己站起身來，要向外走，秦梅貞說道：師兄，他別走，我想起一件事來，石金龍仍然坐下，問道：師妹，你有什麼事？秦梅貞道：師兄，你將來究竟作何打算？你在江湖上這麼飄泊下去，孑然一身，無倚無靠，難道你也不思想一份家業麼？你故鄉中究竟還有什麼人？

11 of 11

石金龍聽秦梅貞無故的問起這些事來，心中一動，但是抬頭看了威凜凜的關聖塑像，不由的正色答道：「師妹，我從入師門學藝以來，就把此身交與了師門中，我願意本着門規嚴着掌中一口劍，行道江湖，也算是本師辛勤教誨，把我成就起來，我自幼父母雙亡，既無伯叔又鮮兄弟，子然一身已經要流為餓殍，幸蒙我恩師收錄，那時我很願意許身佛門，只是師父却不容許我，後來這位老師父他轉蒲田少林寺，却不能帶了我去，因為我武功火候不足，又把我轉薦蒲湖劍客那裏，跟他學劍數年，才與師父分手，從此海闊天空，任意的遊山玩水，作些俠義門中應作的事，倒覺得一身無牽掛，我已不想功名富貴和家室之累，我這生就願意這麼飄泊下去。都他覺得痛快，師妹你覺我那樣不姓麼？秦梅貞被說了一搖頭道：「要叫我拜來，師兄你這麼打算，頗有些不當之處，師兄你曾拜在小林僧門下，既然是他不許你入佛門，爲什麼又是見你肯肯你一身的事業，你這飄泊在江湖，對於人羣中是有利的，但是祖宗的廬墓，你石可是也有能忘了父母養育之恩，祖宗的血脈，你這麼飄泊在江湖，對於人羣中是有利的，但是祖宗的廬墓，你石氏的爲何難道全不顧了麼？要叫我這種沒有親族見解的看來，就讓你不然心功名富貴，可是既生來一個七尺堂堂之軀，顯顯揚名光大門楣，也是非向作官的路上不能作到的，只要你志願堅定，創事業的道路很多，憑你這幾個少年具有一身本領，很能夠轟轟作作，我們雖然是不能學那俗人見解，把這功名富貴看得重，可也不能就學那空門一襲不染，四大皆空，轟轟烈烈的作了幾事業，但正是有志向的兒的極負，師兄你這幾年，就要那樣志氣消沉，實在是不大應該吧！像你這樣雖說是行道江湖，我和你雖然所處的日子不多，我可看出來你頗有些不願受多卷是非，更好像心裏總懷着一件不可告人的事，你雖強自掩飾着，可是也時時的流露出來，師兄難道我這個人你還看不出來麼？我對師兄你這是一見如故，我十分願意你把你隱藏心裏的事說出來，我有可爲力之處，願意盡我所有的力量助你一臂之力，師兄，難道你不放心我這個師妹麼，說到這兒兩眼看定了石金龍，目不轉睛，並且從他眼光中更看出來他懷着一片熱誠，石金龍不由的也怦然心動，可是一轉念之間，自己又不能把心事說與他，因爲眼前有許多可疑之處，自己對於他雖是十分信任，並且深爲贊許他有俠女之風，這樣天真無邪之情，尤其易於令人感動，但是對於他家世不明，自己的事更有誓願，不願意假手他人，向師說了，也不願意叫他幫助，並且自己風聲鶴唳，一來是那秦大彪果然尚在人世，他能夠開風遠逃，或者也就許先遺他的暗算，所以這件事向他說出是有損無益，話到口邊仍然嚥回去，向秦梅貞道：「師妹，你所說的話，我十分佩服，決不是偏見，本來堂堂男子漢，只要有這種力

www... m am & my opening class... 錢 塘 雙 劍

量，有那種本領，應該轟轟烈烈作一番事業，才不虛度此生，不過人的境遇不同，我何嘗不想創一番事業，雖然是父去世多年，我能夠光大門庭，振家聲，立事業，死去的先人泉下有光，不過我有一些事實無法告人，師妹你得原諒我，至於你鼓勵我的話，我一定要牢記在心中，將來我一定要不辜負師妹你這番好意就是了，這鳳陽地面，我倒不想長久呆下去，大約再過十天半月我要趕奔湖南，瀟湘江上訪我的恩師，此後能否再和師妹相見，那也就看我們的緣分如何了。秦梅貞聽石金龍的話，臉上立刻現悽然之色，低下頭去，似有所思，兩手抬起頭來，欲言又止，石金龍見到他這個情形，遂問道：師妹，你也好像有什麼事要向我說，怎麼你把平日那種爽快的情形變了，師妹有什麼事只管明言，我們在鳳陽這地面雖然是萍水相逢，可是敝起師門的淵源來，我們又不算十分遠，師妹，你看得起我，把我這個師兄若手足一樣，你還有什麼不放心我，有事不宣和我商量呢！秦梅貞這才抬起頭來向石金龍道：師兄，我現在是在關帝廟中，威嚴凜凜的關聖帝君神像下，我說出話來，師兄可不要誤會，我不願意叫你走，我願意叫師兄，長在這裏住下去好叫你提攜鼓勵，叫我能夠如願以償，能夠作一個武林俠女，石金龍聽了秦梅貞這番話，不山的一怔，但是看到師妹臉上那種莊重情形，自己略一沉吟，遂說道：師妹，你那麼想，只怕不容易吧！我那好長久在鳳陽府地面呆下去，何況我們雖屬師門，全有舊誼，但是愚兄我孑然一身，師妹，你更是老父性情怪僻，現在和我也是差不多的情形，我們長久相聚，總然問心無愧，師妹別忘了人言可畏，秦梅貞聽到這個話，立臨起身來向石金龍道：師兄你難道對於我秦梅貞還看不清楚麼？我雖然幼年喪母，在我父親身邊長成的，可是竟遇衡山派一塵庵主取錄我為弟子，得他的教誨，我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但是也明白些人生的正義，我自己也很願意一生就這麼活下去，無拘無束，但是事情由不得我，既無兄弟又無姐妹，只我一人，我父親焉能容我那樣下去，但是這種情形，師兄應該看得出來，他們好多的給我作主張，我決不願意聽從，任憑我父親自己的主張隨便的把我一生作個交代，所以我們唯其是全在俠義門中為弟子，就應該水一般人看得透澈些，我不願意拘束於俗淺之見我更不把富貴貧賤來看人的好壞，我和師兄你雖則是相聚為日無多，但是我很看得出來師兄你是一個有心胸有志氣的男兒，並不你會受少林僧和瀟湘劍客的教誨，這尤其叫我敢信任師兄你，現在雖然困頓江湖，將來自會飛黃騰達，你且要把眼前這種窮困放在心上，我願意和師兄你這樣個人常相伴守，不致於叫我走入歧途，我們的志向尤其是一樣，你不熱心利祿，可我們若是結合起來，仗着掌中劍，身上的功夫，在江湖中闖練一番，也一樣能揚眉吐氣，轟轟烈烈的幹一下，我

雖是女兒身，我最怕的是叫我飽食暖衣的過活下去，那就空負師門的化育，違背我個人的性情了，師兄你要知道，我今日說這番話，雖歡突光，並且也不合女兒的身份，師兄你抬頭看，我這皇帝君面前，焉敢心存一點不正之念，我心中的苦處，只有大膽的向你來說，我又能把我胸腹處屈，向誰伸訴，師兄你不要輕視我好，石金龍在這時真個抬起了看，神座上神威凜凜的賜帝君像，又回頭來看了看師妹兩眼中滿注着種熱誠的希望，自己也未免被他這神情感動了，沉默了半響，遂問道：師妹，我和你相聚這些日子，但是我始終沒見你府上另外的

人，究竟害怕他老人家言談什麼？曾見過什麼官，師妹可肯相告麼？秦梅負嘆息道：師兄，你不誤會我，決不是害怕他老人家言談什麼，我這家中人叫什麼官，實有些難說，其實只因爲人丁太少，才弄成這體局面，我父親名叫秦大祿，他曾作過四五年的總領名捕，也會帶兵身過國家，考與過海江之戰，不過他不知什麼差些，來時性情變了，竟不肯再作下去，也不願意別人知道，我自我這座主學藝之後，好容易把我們骨肉的情義全變了，在他老人家面前說不多少話去，所以這既不能保存女兒的心去存順他，又何必多給他添氣惱，索性我們弟兄兩個少見面，是，父女二人形同陌路，我隔兩天過去看看他，家時，也不過略表問候之意，簡直那裏是父女，形同如疏遠的親戚，師兄你想怎不叫我痛心，慈母死去的時候，我年紀還很小，我只被一雙乳母帶着，自從一歲起，我主僕我收入門牆，卷主那裏一個世外高僧，在他老人家面前時，如同站在煦的春風中，好像就在慈母懷抱時一般，叫我得到十二分安慰，自從他老人家回轉衡州之後，我又如何與我之兒，如今幸又遇新師兄，我這孤獨的人，又有了生氣，我怎肯叫師兄你又聽我，師兄，我要以一種石來看看這個師兄，我願意能夠和你一同仗走江湖，我情願着拋却現在這種富厚的家庭，和你風餐露宿，盡人困不事，那才是我極大的心願呢，石金龍天性至厚，他何嘗不感到這些年來孤獨，一身無依靠，父兄又全去世，自己更懷着復仇之心，流落在江湖道中，每一起起，逝世的慈母來，那時雖過着那種清苦生活，但是有母親來照顧着安慰着，也覺得生趣勃然，自從離衡老竹坡之後，追念當年，更增加了自己無從的感傷，如今聽到秦梅貞以一個官宦人家的女兒，說出這片有至情有至性的話來，石金龍不禁眼淚在他眼眶裏含着，幾乎落下來，想到自己現在這種情形，師妹品貌既端莊，更是衡山派一門卷主的門下，論起家世，論起身份，自己那比的起他，竟蒙他青眼相看，對自己這般重視，那會不從心中感激，並且分明他露出倚託終身之意自己大仇未報，雖然決沒作這種想念，實覺其情可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石金龍此時不禁不覺動

被秦梅貞感動了，遂說道：「師妹，你現在既然感到孤零而無依，我也十分瞭解你的情形，我倒可以爲了師妹你暫時留在鳳陽地面，不過我還是不敢答應你長久就留在鳳陽地面，不過我自身還未了之事，這是我必須辦了，我也不敢唐突，致於師妹你有和我終身相伴之心，這件事我不敢作那種妄想，你我家世不同，身份實不一樣，並且你我師門的規戒很嚴，我現在只剩了一身，是沒有人來管我的事，可的我從師門受教之後，已經早有心願把我一身所學仍要報答給師門，師妹你雖則父女間感情隔膜，可是他總是你的尊親，一切事好越理而行，總給師妹你自己願意，也應該由他來主張才是，這些事我認爲我們從此不別談起，秦梅貞忽然落淚來，向石金龍道：「師兄，你既然具這種心念，我那好強求，那麼我們還是各自東西，不必在一處留戀了，我有我難言之痛，實無法向師兄說了，從今以後，我也要遊蕩江湖，走到那裏，我一生命運付與上天，我個人也不在作什麼打算了。師兄你有你個人的事，我何必多牽纏你，徒惹煩惱，你就走吧。」石金龍見他居然說出這種決絕的話來，並且說話的情形，是由哀而發，決不是負氣，決不是作做，真是使人痛心已極，自己那忍的就這兒拋手而去，石金龍嘆息一聲，向秦梅貞說道：「師妹，你可不要誤會，我怎能不體會師妹你這番心意，我也是不得已！其實這就是個人的秉性難移，我對師妹實懷着一片敬愛之心，只是自身的事正和師妹一樣有難言之隱，但是我們當着神前又全是俠義門弟子，我們不可告人的事，對於弘德無虧，這話師妹定能相信我的，我學藝師門，我也願意把自己所學所能的，能教我把這點本領用在江湖道上，多忤些有益人羣的事，我聽到師妹你這女子，有終身相托之意，我還什麼不願意，換在他人，定然求之不得，不過我石金龍雖則出寒微，可是家世清白，更因兩位恩師化育，所以我那時警戒着自己，不要走了錯步，入了歧途，這是我擬定的志願，所以我現在決不願意提到我自身將來的事情，不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一件順人事的事，師妹你只要不嫌我這般寒微的人，你存下此心，我今日也接受師妹你這心意，可是我們仍然要讓戒着不要爲兒女的私情影響了個人的志願，喪德喪行的事，非我等俠義門人中所敢沾染，這樣我把一身未了的事轉完了之後，我兩位恩師不論找到一位，我稟明了我的師父之後，那時名正言順和師妹你水諧白首，師妹你無論到了什麼地步，不要把今日我們在關帝廟前這番話忘了就是了。秦梅貞抬起頭來向石金龍點點頭答道：「師兄，你這種話可是由哀而發變？不要顧及我一時的難過來安慰，事過情遷，你天涯海角把我忘掉，師兄你那可害了我一輩子。石金龍正色向秦梅貞道：「現在我們在關帝廟前神座前，雖然是口頭上幾句話，但的神明在上，洞鑒私衷，有背今日之言，定遭負心之報。」

秦梅貞道：師兄，我任憑他海枯石爛，此志不移，這時秦梅貞更自靈然說起，究竟朝着關帝君像跪了下去，一扭頭揚着臉，兩隻鬍鬚的片子，含着一汪兩淚，聲音有些顫抖，招呼道：師兄，你難道不肯麼？石金龍越發感他這一片癡情，竟自不用己的，也噙着跪了下去，一同叩頭起來，秦梅貞，竟自拭了拭眼中的淚，微微一笑，兩頰上竟湧起一片紅雲，石金龍道：師妹，我們平日的事，我們只有自修，可實不能見諒於人，師妹明白麼？秦梅貞立時把笑容倒斂，很生氣的點點頭道：師兄，但求無虧於心，我們全無得起父母，我們知道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石金龍忙答道：好吧，我們此後禍福相共，對於形跡上雖則全不相宜，可是既然心心相印，更加要檢點一些爲是。秦梅貞答應着，這二人一同走出廟殿，像這樣少年男女，有這種坦坦無私的舉動，真令人可敬，可是今日的事，雖然不敢告神明，全是爲終身着想，却又知道已經鑄成大錯，這兩個到了後來，並不是使着師門維護，空落個同歸於盡，從關帝廟出來，幸喜未幾雨地裏的農人看見，一同踏上歸途，二人無意中聚集得到無限的快事，二人在將來片能夠在師門主持之下，結成連理，使劍走江湖，作些個行俠仗義濟困扶危的事，那時有無限的快樂，二人在舍道邊分手，秦梅貞回轉家中，石金龍仍然回到青林觀前時，天色已經晚了，在關帝廟中覺得沒就攔多天時候，那知道兩人竟談了半日光景，一些也不覺得，石金龍走到觀門前，這時已是暮靄蒼茫炊煙裊裊，才走進門中，石金龍本是住在膳院中，向膳院走出沒幾步去，門外竟自有人叩打山門，石金龍停身止步，因爲這青林觀沒有多少人，有一個守門的次工道，這時他定在廚房燒飯，他決不會聽見，自己這青林觀，也是客居，何妨代他答應一下，遂轉過身來，一邊問着，一邊向觀門這裏走，口中問道：那位叫門？你找誰？外面那人道：借問一聲，我要拜大石橋，天色已晚，這種的人很少，才看見尊駕走進觀中，所以緊趕過來向你請教一聲。石金龍道：已走到門中，只見這人年紀已有三旬左右，身軀十分健壯，穿章打扮，看也是個久走江湖的人，滿面風塵，似乎經過很遠的路，只是兩眼上的神光，頗顯露着凶暴之氣，遂向他點點頭道：不要客氣，我也是這觀中的人，只要知道是當奉請，這大石橋離着這裏不遠了，你從觀前這條道路往南走下去，見着往東去的舍道，順着舍道直的下，也就長平里地，就可以看見大石橋了，不過那一帶沒有多少人家，看老兄是走遠路的，這是從那裏來？那人點點頭道：我是從湖南來，那麼尊駕對於這裏很熟，可知道大石橋一帶，有一家姓秦的他住在大石橋什麼地方，石金龍心中一動，遂問道：老兄所問的這姓秦，他作過什麼事？那裏可不止是一家姓的了。這人却笑道：他姓秦，名大，不對，他叫什麼名字，我

忘了，不過這人大致容易問，他會作過六七年的官，會作過兩任統帶，老兄可知道有這麼的人家麼？石金龍一聽這情形，分明是問的秦梅貞家中，自己遂沉住了氣，點頭答道：不錯！有樣麼的人家，大約就在大石橋前有一片很大的宅子那裏，別的姓秦的卻沒有作官的，不過我知道這位主人，他的官印是大彪，對麼？那人往後退了一步道：這我却說不清楚了，多麻煩尊駕，說罷轉身就走，石金龍知道此人口風中所流露的，定然是故意掩飾着，他所找的人，難道守在我眼前，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麼？自己思索之間，那人已經走遠，回轉屋中，反覆思索，心裏再也不能安定下去，這晚飯後，石金龍在屋中來回的走着，越想這種情形越可疑，無論如何也要仔細的訪查一下，自己遂在二更之後，結束停當，要到達秦梅貞的家中，查看明白，石金龍從青林觀起身，這一帶的道路全是熟了，決不用再費事，轉過大石橋這道橫路，直撲橋口，心中可早打好了主意，這次若果然是那仇家鎮山虎秦大彪，可是死去的父母陰魂護佑，天從人願，不過我得盡力的謹慎着，萬不要打草驚蛇，若再叫他逃出手去，那可實無面目再活在人世了，石金龍過了大石橋，那秦家的宅院，在星月之下，已可略辨形勢，遂直撲奔宅，的前面，他這段大膽足有數十丈高，前面大部分是住宅，後面少一半就是秦梅貞住的座花園子，石金龍這一來到宅附近，反倒猶疑了，因為這一入秦宅，倘若查出些可疑的情形，於自己無益，反而有損，必須是那秦大彪，隱匿在那裏這就好辦了，我要暗中下手，隱密着形藏，不到萬不得已時，不正式露面，但是這一切情形，還多半近於推測，倘若完全是出於自己的疑心，暗中探查這位秦大人，稍露風聲，被我秦梅貞師妹知道了，豈不顯得我石金龍是小人之流，師妹那變推誠相見，已託終身，我還是那麼不肯信任他，豈不叫他過分灰心可是既已得着樣點線索，若再撒手不去作，自己也不甘心了。事已至此，只有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入這座宅子，倒要看看宅的主人究是何人，石金龍轉到宅子大門的旁邊，向打上量了一番，上面並沒有阻礙出入之物，回頭看了看四下裏寂靜無人，待起一躡身，雙臂撐住牆頭，往上一長身，向牆裏查看了一下，用牆頭的灰片開了路，這才翻身向上，自己停身處正是這宅子的西偏院，石金龍從牆頭上一躡身竄矮房，細一辨別，往北又翻過兩道小院來，全是靜謐悄毫無聲色，這所宅子的房屋很多，看情形多半空着，因為他家人口少，這兩道院內只有一間西房，窗紙上現着悄悄燈光，石金龍查看了一下，見這屋中有一人合衣而臥，好像已經睡看了，從他穿戴上看像似一個僕人，看情形不敢正式入睡，似還等待着什麼事，石金龍不願意驚動他，遂往東面一座後房坡去，身影才落在上面，猛覺得眼前似有黑影閃了一下，石金龍趕忙伏身在房坡上，

因爲這所宅子內若果然是那鎮山虎秦大彪，他所結交的全是江湖上人，不過連本地人全知道是一個官宦人家，以秦大彪那種鄉里土豪他如何會作過帶兵官，石金龍到這時依然不敢斷定此來準有所獲，只是查看了半晌，屋面上也是靜悄悄不見一些動靜，石金龍又一長身，想躍過前坡，知竟在頂起從北邊一排正房的屋脊後，蹣跚一人，竟往自己停身這邊的前坡落下來，他只要再從後坡一翻，石金龍再無法隱藏，自己一斜身還要翻到後房坡的簷口，可是前坡落下來這人，竟從鼻孔中哼了一聲，他又一蹣跚，從前坡騰身而起，向南邊竄了出去，只在這利那間，在房上和北房上面，忽有一人現身，向前面追趕下去，石金龍竟能把身形隱時起來，沒被他們撞見，眼中所看見的分明是前面那個逃走，後面兩個全是追趕下去，還先不往後面搜尋，在後坡前往前畧一張望，飛身蹣跚，竄上西邊的一排矮房，又向前連翻過兩道小院，已經感覺才迫趕逃走的那兩人，竟置相聚在一處，低聲打看招呼，他們談說的是來人，只要離開宅子，他越不過兩路路去，一條是往西奔大石橋，一條是往東奔御林灣，這兩個地方全容易堵截，此人並未得手，他未必就逃開，何況他還沒有看見我們兄，已在搜尋他，這一人匆匆計議，立刻各自分開，一東一西，矚眼之間，全翻出宅院，石金龍一想起大石橋這邊自己路徑熟，往西追下去的這人，雖是並無辨真面貌，他的口音聽着很熟，是早已見過的人，石金龍遂仍然而出，靠宅的周圍，有許多松栢樹，石金龍翻下牆來，先把他身形隱在樹下，向西張望，只見斜奔大石橋那條路上，果然發現兩條黑影，一前一後，兩下裏隔着也就是五六丈遠，石金龍發話發出，在樹蔭下找那身形之所，也緊緊趕來，前面那條黑影，眼看着就要翻上大石橋，忽然改向那人竟自飛身喝喊道：你太不夠朋友了，既取前來相訪，又這麼躲躲藏藏，難道你就不嫌丟人現眼麼？你將二爺門的全是成名英雄，江湖好漢，像你這樣還不直將二爺一頓，我不陪你了。他說完果然把身形停住，前面那人已到了橋口，倏就一翻身，一聲冷笑道：老師父因爲你不是我所找的對頭人，你和老師父叫子號，這我可得教訓教訓你了。這人往前一蹣跚撲了下來，石金龍聽秦宅所出來這人的口吻，分明是綠林道，這時身軀穩穩如，離着大石橋不過七八丈遠，看得真真切切，兩下身體一接近了，還是全沒亮兵刃，竟自揮拳對掌，就在大道旁上動了，這兩人一搭手，石金龍暗暗心驚，這個口稱姓蔣的，手底下工夫還是真厲害，身形和手底下全是輕快十分，起，落，進，退，封，閉，擒，拿，一招，一式，全帶着十足的力量，他們動手雖快，彼此在這橋旁連退旋轉，石金龍雖然辨清楚一人面貌，越發的驚疑十分，原來前邊逃走的那個，正是被自己跟師妹逼追走了的那個老農人，宅中出來這人，真是那口大樹林

轉角所見的那江湖客金龍此時已經大致瞭然，這秦宅決不是什麼好路道的，總然這裏的隱藏不是自己仇家，就憑他所交往你全是綠林中之物，那金沙手呂子彬兩次在此處現身，定然是住在這裏，石金龍暗中思索之間，這二人已經走了十幾州，依然是勝負不分，可是這人動手的情形，手底下功夫，全非一般平常武術家的傳授，他們兩下由在大石橋邊，拚鬥的激進退，條起條落，那老農人好厲害的手法，看他動手的情形，決不像個六十多歲人，氣充力足，竄蹿跳躍，封閉吞吐，手底下的功夫，已經經過很深的火候鍛鍊，兩下裏還在勢均力敵之下，那名匪徒忽然往大道旁一聳身，貼近了一株大樹下，却厲聲叱道：老兒你這麼不識相的逼迫太爺，可莫怨我手下無情，你這把老骨頭非埋在這裏不可麼。那老農人身形半轉，雙掌一錯，口中喝喊了聲：朋友，這鳳陽府你不認頭打官司，你還想逃出手去麼，我若不能把你這入石橋再捕交官，我謝九枉穿了四十年二尺半的號褂子了。說話間身形一矮，一個「穿手掌」式，已經猛撲過去，那好靈活的身形，他只一動身，已經退向大樹後；老農人這一撲空，雙掌可是收得疾，險些打在樹幹上，縮步撤掌，往左一擰身，却是右肩頭貼着樹幹，雙掌交錯，往後打了出去，他是隨掌進，可是他一換步時，那匪徒竟從樹幹右方轉了出來，竟自猛向老農人背後猛撲上去。這種身法快術藏得疾老農人竟左往後再繞步轉身，這賊人的雙掌倒全避門，是他背後竟可有一人竟裏頭猛撲出來，往老農人背後猛擊，老農人只顧閃避那少年的匪徒，萬沒料到樹後面還有人潛伏猛然的襲擊，他身軀是往右偏着，再想回身，一時緩不過勢來，此時只好借勢轉身，更往右側一沉，用「推窗望月」式，雙掌呈上一翻，向後面暗中襲到的這人雙臂上猛劈去，這人往回一撒招，身形倏然鬆去，可是先前和他對手的匪徒，已經及從左往右橫身揮拳「順水推舟」式，往老農人右肋骨上打來，這種招術誠得非常勁疾，石金龍暗中看到這農人定要被匪徒暗算，果然他左足往右一提，一個繞步旋身，避他右肋上這一掌，身軀並沒整個轉過來，已退走的那個匪徒，又從一株大樹後轉出來，猿身而進，已到了老農人的背後左側，一掌劈出，向老農人脊骨打去，石金龍猝然一驚，這人正是那金沙手呂子彬，他手底下練過金沙掌的掌力，這正面遞招，十分厲害，就是掌力打不實，只要稍被他手掌貼着一點，老農人也要立斃在他的掌下，老農人已然覺查到背後的匪徒已撲到，他右脚尖往前一滑，身軀往前一栽「黃龍轉身」「霸王卸甲」式，想用左掌傷他的右臂，可是金沙手呂子彬這種背後的奇襲，真叫你防不勝防，身形已稍慢了一剎那，竟自被他掌鋒沾着了一點，身形一動，脚下步眼已經拿不住勁了，踉蹌挪出兩步去，才一收勢時，先前那個匪徒，竟自往前一上步，

身形往下一矮，右腿往前一動，「鐵牛耕地」式，向那老農人的雙足上橫掃過來，那金沙手呂子彬一掌漫打實，左腳更往前一上步，身軀往起一挺，左掌半斜着，掌心又向老農了的右肩頭上猛擊過去，這種上下夾攻，那少年匪徒這一脚已經掃在了老農人的迎面骨上，撲通的把老農人跌在地上。那金沙手呂子彬狂笑道：「相好的就是這點能爲，就敢跟好朋友們過不去，我打發了你吧。」他往前一上步，手往前一揚，往下劈去。這一掌被他打上，老農人休想逃得活命，可是老農人雖則被掃倒地上，一個「懶驢打滾」，竟自挺身寵起，斜往左側一蹿身，向腰間一探手，竟自抖出一條虬龍棒，兵器一亮出來，棒頭往地上一壓，一斜身，這條虬龍棒從左盤旋掃打，向呂子彬雙腿遞招，呂子彬往起一蹿身，竄起六七尺來，往那大道的當中一落，口中却在招呼道：「相好的，你不認命，你可落不了全戶首了，他一閃手，把背後措的一口金背砍山刀亮出來，那少年的匪徒，竟也從腰間摘下一條十三節亮銀鞭：蹿身而起，猛撲過來，掄亮銀鞭向老農人頭上使打，這老農人往左脚一滑，身形往左一帶，掌中虬龍棒已然抖起來，反往他亮銀鞭的鞭身上猛打下來，這匪徒趕忙的右臂往下一沉，一拾鬻子，把十三節亮銀鞭帶下來，隨着之後一旋身，銀亮鞭甲出來，向老農人斜肩帶臂便打，老農人此時這杆虬龍棒，也把術撤開，那金沙手呂子彬，金背砍山刀亮開了招術，兩下圍攻，這老農人是依然毫無所懼，虬龍棒盡量施爲，對付這兩綠林能手，剎那間已經走了十幾個回合，驀然間那少年匪徒，却喝了聲：「相好的，你敢這麼死不放手，我們可要陪了，我們杭州府再會。」他話聲中虛點了一亮銀鞭，身形往後一閃，右手托着銀亮鞭，向道旁奔去，那金沙手呂子彬也同時虛砍了一刀，往大道的左邊蹿身退下來，一個奔南，一個奔北，老農人只是一人，勢難兼顧，他竟想大道北邊少年的背後猛撲過去，那知脚下還沒站穩了，那少年肩頭一閃，從左往後半轉身，口中却喝一個「打」字，從左手中竟出一枝鏢來，直向農人胸前打去，老農人往下一矮身，這枝鏢從左肩頭上打過去，他的身形可是跟着往起一蹿，向大欄後撲過來，虬龍棒已經纏着身形而起，人和棒一塊兒下，這種式子也是十分勇猛，只是那呂子彬逃回南邊，他何嘗是敗走，竟在這時，把手一揚，叭的一聽，一支袖箭打出來，可是那老農人，身形還沒落下去，這一袖箭正打在右腿腕子上，往地上一落，再也挺立不住，倒坐在地上，那少年的匪徒，竟在這時一抖亮銀鞭，向老農人便打。這種情勢下，老農人再無逃開，石金龍焉肯這麼看下去，自己一揚手，就要把掌中扣好了兩粒鴛鴦彈打出，可是他的暗器沒發出，已經有人先發動，疾如飛鳥一般，從大石橋的左側，一株柏樹的橫匠子上飛蹿起一人，向下一落，正落在了少匪徒的右肩頭

旁，他那條臂竟被人一托，口中却在招呼：給我住手，這兒可不是你們逞凶之地，你們有什麼冤仇，何致於就下毒手，此人一現身，石金龍把兩粒鴛鴦彈縮住未發，已經看得目瞪口呆！來人是才和自己神前順心的秦梅貞，石金龍此時的情景入目，若非師門恩厚，一塵菴主盡力幹施，竟造成一場慘局。「欲知石金龍殺父之仇，秦梅貞身世，請閱龍鳳雙俠。」

第二章 喬裝緝盜捕頭試身手

石金龍此時，簡直如同木雕泥塑，可是就這剎那間，情形又有些差異了！秦梅貞把那人阻擋住，亮銀鞭沒打下，老農人腿七受傷，決不會逃走了，可是秦梅貞忽然退出數步去，那少年竟自噁吐了聲：「我們的事別人用不着多管，你何必自尋苦惱。秦梅貞冷冷笑道：姑娘倒是不想多管閒事，只是我這大有橋前，就是不准有凶殺流血的事，你們趁早離陣這裏，有什麼冤仇，別處去分辯，姑娘沒有工夫和你們糾纏，只要你們不趕緊走，可怪不得姑娘多事，我要鳴鑼召集附近的人家，把你們交官嚴治，聽不聽在你們了。」秦梅貞說完，立刻轉身一奔，已經竄了回去，毫不停留，奔躍如飛，他往宅花園那邊撲去，石金龍此時真是如墜五里霧中，想不到事情竟變化到這樣，這二人分明是從他宅內出來，這老農是曾經見過數次的了，自己對他毫無牽連，秦宅口明雖結交匪類，秦梅貞忽然現身解救了老農人，這種出乎反乎是何用意？我有石金龍所遇見的怪事，真要把我糊塗死，自己趕緊又把身形向樹後閃了閃，恐怕露了形跡，現在一切真象不明之下非得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了，石金龍心中默想，不過剎那之間，忽然那童沙手呂子彬，竟在這時樹木後面竄出來，落到了那少年的身旁，却說了聲：這老兒形跡詭密異常，我們不能就這麼輕輕的放過，總得仔細的偵問他一番，要取出他的口供來，把他給我弄走，說話間，那老農人閉口合睛，坐在那裏，也不逃走，也不發話，那少年竟自噁吐了聲：朋友不要在這裏裝相了，趕緊隨二老爺走，有個好所在，請到那裏，也好款待你一番，老農人竟自一抬頭，哈哈一笑道：但憑尊便，五爺栽在這兒，還會不由你擺制麼，說話間，立刻挺身站起，呂子彬和那少年，一左一右，一人抓住老農人一隻絡臂，重向大石橋東那條大道上走去，石金龍心想，這種情形真是想不到的事，就老農人分明是辦案拿賊的公門中人，此時反倒落在匪徒手內，形同墮下囚，任憑人家的擺治，我那能就這麼中途罷手，倒要跟他去看看他是否就敢下毒手，加害這老農人。暗中跟蹤，果

然見他們直奔秦宅的宅子前走去。石金龍遠遠的看住了他們的背影，竟見他們把大門招呼開，把那老農人擁進門中，街門立刻關閉，石金龍脚下加緊，撲到這宅子前，仍然從四牆這邊撲上去，伏身在牆頭內查看時，這裏面靠牆附近一帶，黑沉沉靜悄悄，沒有一點動靜，石石金龍往東面繞過了一道跨院，他想撲奔正廳那裏，才往一個房後坡上落時，忽然見由東邊一道院落中，奔起一條黑影，落在離開自己面前兩丈外房坡上，石金龍緊緊一伏身，斜臥在房坡，那條黑影竟自往北轉下去，身龍棧躍，十分輕靈，直追這宅十後面那座花園。身形快，起落無聲，石金龍一動疑心，律起一長身，脚下一點房坡，騰身而起，向北飛撲過來，他要追上那條黑影，看看究竟是何如人，石金龍一稍一遲疑，那黑影已出去五六丈遠，他再追趕過來，前面那人身影那樣快法，他那裏跟得上，趕到追到了花園子那邊，那條黑影蹤跡已渺，石金龍已到此，想着索性要看看秦梅貞了究竟對自己如何說法，送翻進了花園子，這花園子裏面，在這深夜中，寂靜異常，石金龍撲奔秦梅貞所住的那座屋舍，到了近前，見紙窗上面，還透有燈光，可聽不出一些聲息來，石金龍站在台階上，不肯再往前走了，忙的回裏面招呼：「師妹可歇息了麼？我有一點事和你商量。」屋中秦梅貞竟自答道：「石師兄，你怎麼還沒回去，我還沒睡，你請進來，石金龍遂拉開風門，進屋中，只見秦梅貞還是衣服整齊的坐在靠窗前的書案旁，正在提着筆寫着什麼，見石金龍進來，含笑相迎道：「師兄，你請坐，有什麼重要事，等不到天明，坐下講吧。」石金龍兩眼注視着秦梅貞的臉上，秦梅貞趕緊避開眼光，石金龍落落坐之後，向秦梅貞道：「師妹，爲何到這般時候還不歇息，秦梅貞道：「我今夜竟自覺得，煩燥不安，總恐怕有什麼意外事發生，這不是怪麼！適才到外間轉了一週，這時剛剛進來，師兄，你倒是什麼事？進得門來，吞吞吐吐，什麼事你不好講呢。」石金龍點頭道：「我和師妹相見以試，有所懷疑的事，寧可不避嫌疑，深夜來相訪，免得我煩悶到明日，師妹定能原諒我。」秦梅貞道：「石師兄你也太會客氣了，咱們有什麼事談什麼事不好麼？」石金龍道：「現在我有兩件疑心的事，要在師妹面前領教，頭一樣師妹方才既然到外面轉了一週，可有所遇，第二樣你們這府上住着兩位客人，全是作什麼的，師妹對於我這個落魄窮途的人，時時的表示着以一片赤誠對我，我十分相信我所問的兩件事，師妹你可坦然的告訴我麼？」秦梅貞臉上立刻顯得一片淒涼，眼珠兒轉了轉，却忽然咳嗽的一聲，臉上反帶有一片笑容，向石金龍說道：「石師兄，你要這麼對我懷疑，可太叫師妹我痛心了，除非我一再表示過的我家庭間有難言之隱，不能奉告，眼前不論什麼事情，我決不敢在師兄面前有半分不誠實之意，方才我外面轉了一週，發現了老農人和一

個江湖人動手，收在了人家手內，我才看出他們竟是尋仇報復的情事，我不願意多管了，我嚴厲的警告他們，大石橋附近不准許他們在這裏凶殺鬥毆，尋仇報復，如要不聽我的話，我定然聚眾捕拿他們交到官家處治，師兄你想這裏守我們自己的門前，我不願意過分多惹是非，我父的脾氣古怪，我何必自尋煩惱，離開了我自己家門，我倒可以任性任情的去作，沒有人來拘管我，致於師兄所問我宅中所住的全是什麼人，這只有等我問我父親，他或許能告訴我。他所結交的朋友，我那裏會知道，師兄難道看出什麼可疑的情形了麼？石金龍聽了秦梅貞這種話，雖然是十分堅強，可是自己那好當面指責他。並且眼前雖然已經看出了他這宅中留，匪類，結納江湖綠林道，可是這種事說來與自己無關，只爲得恐由他父親就自己的對頭人，可是還沒有富面看過留那他就向他追問，倘有錯誤，自己既嫌冒昧，也覺無禮，話到口邊，只好收了回去，石金龍遂也微笑着點頭道：師妹，不要誤會，我也是無意中在青林觀前遇到這老農了，他竟自對於府上人有不利的情形，我焉能，袖手旁觀，只是曾看見從宅中出去的人，很像是我見過的綠林中人物，我不敢冒然伸手的去對付他，師姊應該知道，對於老怕我尚未會過面，我若是冒然在府上對付那所見的人，恐怕和老伯易生誤會，故此寧可冒昧的前來向師妹問個明白，免得把事情作錯時追悔不及，既然是師妹這麼說明，我那好再疑心，深夜裏打擾，深感不安，師妹，你原諒我才好。秦梅貞却滿臉陪笑向石金龍說道：師兄，不要這麼客氣，我也覺得這幾日來訪我父親的人，頗有可疑，可是一個作女兒的又那敢放肆，我也想着查個明白，不然不止於師兄你對於我這宅看着不大清楚，對於本身也難免起猜疑之意，石金龍不好再追問下去，立時向秦梅貞告辭，秦梅貞却攔阻着說道：師兄，你何必這麼忙，既已來到，何不在這裏多坐一刻，我早已和你說過，我今夜心緒不寧，我夫叫了環小蘭燒些茶來，你我清談半夜，稍解煩悶，師兄看看可好麼？石金龍此時復想着前的事，那老農人分明被架進宅中，自己怎好把這件事放下不管，既不忍過分逼追秦師妹，那只有自己伸手去作，倒看着他們究竟要作出什麼無法無天的事來，遂含笑向秦梅貞道：師妹，夜已深了，無論如何總要受着瓜李之嫌，我儘自留在這裏，有許多不便，明日我定要前來相訪，師妹也早早歇息吧，秦梅貞的情形很不願意叫石金龍就走，可是也不肯過分的阻攔，遂跟着石金龍的身後，出屋來，石金龍到了台階下，回身說道，師妹，難道你也和我客氣？不要送了，恕做兄無禮，我要越夜回去了。秦梅貞却帶笑說道：師兄，這不是你顯露本領的地方，好好從園門走吧！石金龍答道，既然是主人之命，焉敢不遵，只是我暗入明出，叫園門的家人豈不輕視，師妹，你不要胡鬧，我總覺得人言

可畏。秦梅貞答道：師兄，你總那麼想，和我不同，我不管形跡如何，只有問心無愧，石金龍知道他這是女兒家任性的地方，不便再和他辯別，緊走了兩步，從花園子門的東邊越牆而出，秦梅貞也跟跡到了這外面，這是已經到了四更過後，石金龍回身說道：師妹，你這可尋請問了，我們明大兒，秦梅貞道：我不願意這時問去，你看這大石橋一帶多清幽，你我慢慢的走着，我看踏夜清談不也和園中消磨深夜一樣麼？石金龍見師妹這樣糾纏，不能脫身，好生着氣，但是他一番好意，自己怎能那麼冷酷無情，心想着快快的走，好在離着竹林觀不遠，到了觀前，他打發回去，自己再趕回去，也還不敢誤事，遂答了聲：好吧，師妹這變高興，我們就作個踏月清談吧！口中這麼說着，腳底下可是走得很快，秦梅貞却有些點着斜月疏星，荒林野樹，不住的說長道短，他脚下可走極慢，石金龍任憑多麼着意，也不好緊往前闖了，只好答訕着走上大石橋，秦梅貞却站住，望望月色，向石金龍道：師兄，你看這天空斜月漸漸西沉，大約再有一個更次，天也就亮了，我們不如在洞裏多坐一會，索性看看曉曉發曉時裏封霧鎖的山景，多麼有意思，石金龍此時心急如焚，見師妹不走了，忙向秦梅貞說道：師妹，這夜深時霜霧極重，再多就誤下去，衣服就要全顯了，我們還是明天到山裏遊玩去吧。師妹，我對不起你，現在我覺得十分疲倦，我可要回去了。秦梅貞雖知被石金龍這麼拒絕着，毫不介意的仍然是任意的找出些題目來，和石金龍糾纏，石金龍可有些不悅了，不好意思的和秦梅貞過分的失禮，只有不接他的話風，竟往橋下走來，秦梅貞仍然隨在他的身後，越是這樣可是越發叫石金龍起了疑心，自己又是着急又是痛恨，以這靈一個玉雪聰明的女孩子，更得一靈菴主的親傳武功的劍術，那知道竟是接近綠林道走入歧途的人了，可怪那一靈菴主他在武林中掌衡山派，決不是徒負虛聲之輩，菴主不會盲目的錯收了弟子，這其中定有一段淵緣，自己心中懷疑思索，不過劍那之間，但是在月色下這靈靜蕩蕩的綠野中，自己和他是一個孤男一個怨女，這種形跡上恐怕無法擺脫，此心雖是不愧於天，不作於人，可是又有誰能原諒我和他這種情形，如今更發現他家中這種鬼崇情形，萬一那宅中主人果真是自己仇家，我石金龍可要陷入泥淖中了，石金龍現在心亂如麻，只有想着把他趕緊打發走，好趕回秦宅探查那被擒的人是否被他們殺害，秦梅貞的父親就是鎮山虎秦大彪。離竹林觀已近，石金龍回身向秦梅貞道：師妹，你經過過兒，我不再留你了，我們明日再會吧，秦梅貞仍然是遲遲疑疑的不肯走去，石金龍不可再管他，匆匆翻進青林觀中，自己也沒有回屋中，隱身在廟牆內等了一刻，再從牆頭上張望時，這次秦梅貞果然竟自回去，石金龍因為看出秦梅貞大不滿意，自己不敢跟着就往回下翻，

估量着秦梅貞已然走遠，重翻出廟牆，另檢了一條僻徑，奔大樸石橋，已在預着怕和秦師妹中途相遇，石金龍趕回秦宅，因為被秦梅貞糾纏下現在已經交過五更，這秦宅大牆外，靜悄悄聽不見一些聲息，石金龍聳身竄上了牆頭，往下一矮身，先向停身的牆下望了望，再往前打量了一眼，一聳身從牆頭拔起，飛撲到大牆內偏東的一排矮房頂，往裏面搜尋過來，石金龍此時對於那捕頭破獲擒擒，不怎麼擔心，因為官家差辦出來，追緝案件的差官，衙門口有字，倘若這般綠林道真個大膽殺了，他們也休想逃出法網，自己所注意的就是這宅中的主人，遂從前而翻過來，直這宅子的正房，從大門起，第二道院內就是一大客廳，裏面燈火尚明，可是院中並沒有人出入了，石金龍一飄落在院內，騰身一聳到了客廳前的月台上，貼近了格扇，聽裏面似有輕輕腳步之聲，可也聽不到說的聲音，石金龍只得把窗紙點破，往裏面查看，那知客廳中只有一個僕人在收拾客廳裏的一切，石金龍好生失望，自己乃退下月台口，心想這客廳後面中是這屋中的主房，我既然來了，不查看明白焉能罷手，並且那被擒的人尚不知囚禁在那裏，石金龍腳下一點就便騰身而起，往客廳轉角一道垂花門的牆頭上去了，腳下才一點着牆頭，驀然覺得左側兩三丈外有黑影一撤，石金龍一掩幢形跡，是來不及了，索性往起一聳身，反倒飛撲過去，可是那條黑影已經在一轉眼之間，出去了六七丈遠，貼着東邊大牆內一處處的屋頂上，聳躍如飛，向後面如飛而去，石金龍不肯捨却他，認為這人身手十分矯捷，並且對於宅中屋頂上伏身落腳十分熟悉，很像是屋中人，石金龍趕過兩院落來，自己不禁恨恨不平的後悔，不該追了他來，這眼前就是師妹秦梅貞住的院子，事情一些眉目沒辦清，再和他遇上時，有何言答對，石金龍趕緊往左一擰身，不再追趕那人，翻翻回來，從這片宅子的當中，往回下搜尋查看，越過一道小院落，自己正聳上一排五間長的正房，石金龍在房坡上仔細向下看了看，見院中並所有人防守着，遂從西山牆角往西邊的一排廂房上面飛撲過來，把身軀矮下去，這才可以從看到正房的情形，一排五間長，只有偏東邊窗上透着有燈光，那半邊却是黑暗暗，石金龍此時再不顧什麼叫危險，從廂房後坡躍到前面房檐只，輕身提氣落在了院中，容脚失點地，直聳上房東邊的窗下，才貼近了窗前驀然覺得身後有一股狂風聲，石金龍一驚，趕忙左脚踏往左一探，一翻身雙掌在胸上斜錯，查看背後是否有人暗算，石金龍身軀得很快，可是眼中看到。竟在自己面前五尺外拔起了一條黑影，飛聳上廂房，這人的身法也非平庸之輩，石金龍任憑胆量多大，也不能在上房窗下再停留着，只有向下一矮身，脚尖一用力，已經竄出一丈五六尺來，往東廂房下一落，跟着已經用「旱地拔蔥」的式子，飛聳上簷頭，這麼跟

蹤追緝，眼中也不過望到一點影子，那條黑影已經出了七八丈遠，石金龍此時不便仔細思索，這就叫當局者迷，此人既現身形又趕緊隱去，這分明是不想和自己正面對敵，這種情形，石金龍應該不追趕他，可是始終是不肯就這麼捨開他，跟蹤追趕，這人出了秦宅的宅院，一直的偏東逃下去，往這宅子東連着有幾片住宅，不過並沒有多少人家，再往東出去一兩箭地，就是一片松林，石金龍忽然把身形停住，自己已有些覺悟，我究竟是爲什麼來的？我何必這麼和此人追逐？天光只要一亮，事情可就要全就誤了，這一想到了眼前的情形，立刻把主意改變，身形緊蹙，往前又奔出半箭多地來，越過了十幾處民宅，石金龍望到那條影子，撲奔那片松林，自己趕緊把身形隱藏起來，潛蹤跡的從一處處民宅下面，仍然翻回秦宅的東牆下，這次石金龍可安心要不露一些形跡了，身形只一移動，先用投石問路之法，把前面附近一帶，試探試探，是否有人潛伏，這次果然被他料中了在這一帶的東院院前半段，貼近倒座一帶，已經發現有兩人在暗地可潛伏把守，石金龍這樣避開伏守暗中人的監視下，竟翻進了這宅子靠後面的東偏院內，不從屋面上往裏進，只檢那牆隅屋角往裏搜尋過來，這一來算是和宅中人針鋒相對的各自用上手段，在轉過東偏院一段小門旁，面前正是向後去的一段夾道，這夾道內西面是當中第三進院子的後房簷，東邊是一排東房有五間長，直通後面有一道屏門擋着，這裏面正有一個年輕的壯漢，提着一口刀來往在在夾道裏走着，石金龍繼身前面牆角仔細查看之下，只見這排東房由南往北第四第五兩間房子，窗戶和門上透露出暗淡的燈光，那點光亮還是搖擺不定，門那裡用一條鐵鍊子和鐵鎖鎖着，在這夾道內提刀把守的壯漢，分明是監視着兩間屋子，石金龍一望之下，業已瞭然，這裏大約就是那老農人被囚禁之所了，因爲這時五更已經交過，轉瞬天明，這要是稍一就誤下來，自己就沒法探查究竟了。在這情況下，只好冒險一試，石金龍從牆角這裏探着半邊身，把牆上的灰片揭下了一些，容那壯漢才一轉身向裏走時，石金龍一揚手把灰片從他頭上打過去，落到他面前數尺外，吧答一響，這壯漢脚步一停，似乎在一遲疑查看，匆匆的向前緊走了幾步，俯身細看地上落的是什麼，石金龍這時把雙掌一穿，騰身而起，飛聲過去，已經落到他背後，這人似乎已覺查背後的風聲，他從左往後一轉身，石金龍沒容他轉過身來，已把他背後衣領抓住，往起一用力，把他身形往上提一，左掌已然照定了他咽喉下猛戳去，這一下把這壯漢自立閉過氣去，石金龍隨手往地上一摔，他把他的刀從手中奪過來，攏二臂用他的腰帶子把這壯漢捆了個結實，又把他衣服撕下一大片來塞入他口中，雖然這種動作有些聲息，幸爾這夾道內並無第二人，石金龍把他提到牆角黑暗之處，放在那裏，

就讓他醒轉來，急切間他也掙扎不開，石金龍趕緊翻來到北頭這兩間屋門口，把門上的紙窗抓破，探頭往裏面看了看，裏面昏昏暗暗，在一進屋門南牆上掛着一盞瓦油燈，燈光閃爍，冒着黑煙子，屋中也不過略辨形跡，再往裏看，任什麼也看不清楚，也不見屋中有什麼人，石金龍看了看門上的鎖，還不是什麼多堅固的東西，遂把鐵鎖掘住，轉動的和鍊子綑上了力，猛然胸中上一用力，叭叭一聲，把這鐵鎖掙斷，把鐵鍊子撒上來，再把屋門拉開走進裏面，借着牆上昏暗的燈光，一轉身往裏面一看，只見在北牆下有一付板鋪，板鋪上坐定了正是那老農人，不過他雙臂和兩頰全被綁的結結實實，石金龍把屋門關好，急忙來到農人的面前，伸手向他肩頭上一拍，低聲說道：「老朋友，可認得我麼？這老農人抬起頭來看，看石金龍微微一笑道：「我怎麼不認得你，你大約跟這裏的這羣老合們頗有交連吧？不過此時你的來意，可有些離奇，難道你是替他們來作說客麼？石金龍忙說道：「現在沒有多少時間細講，你憑你怎麼疑我，你只看我的行事，自能斷定我是何如人，我只問你，倒是什麼的？這老農人冷笑道：「我是作什麼的你還不知道麼？我栽在人家手內，這條老命就算完了，臨死你還叫我多現世，我還報什麼姓名。石金龍道：「老朋友你好糊塗，落在他們手內算得什麼。只要你肯脫身，我讓他們不會逃出你手去，你倒是作什麼的？老農人道：「看你的情形，是眞不知道我，我是錢塘捕快入雲龍小江，朋友你是何人，究竟現在打算怎麼樣，石金龍道：「我姓石名金龍，瀟湘劍客是我恩師，我這是尋訪仇人，來到鳳陽府，這宅中主人難道是江洋大盜麼？這捕快入雲龍謝小江道：「那這說不定，反正他也說不掉高殺江洋大盜的罪名，不過現在我還勸不了他，我所要的两个點兒，全落到他家中，一個叫雲中鶴蔣兆熊，一個叫金沙手呂子彬，這兩點兒，一個是身逢好幾條命案，一個是飛賊大盜，全跟這姓秦的是朋友。石金龍忙問道：「謝捕頭這裏的主人可是叫嶺山虎秦人彪麼，捕頭謝小江道：「大約不差，這是他從前沒作官時的名字，並沒有人知道，這些年來，他也沒有作案，所以我此來，決不是對付此人，不想我竟栽在他們手中，石金龍忙說道：「捕頭，你何不現在趕緊逃走？請捕頭謝小江道：「我右腿受傷，這宅子內我不易闖出來，天亮前他們不把我消滅了，我那徒弟若果不是廢物的話，他能請到鳳陽府的官人來把我救出去，只是我們爲得屢次緝捕他們，屢次漏網，這次來到鳳陽府並沒有衙門口掛號，公事又在我身上，只怕我那徒弟未必能辦的，那我也就認了命，石金龍道：「恩師傳不必顧慮那麼遠，先脫身要緊。說着話謝小江的綁繩全解下來，這時靠前邊後牆上那後窗刷的一響，跟着有人輕輕敲了兩下窗戶，入雲龍謝小江帶着憤恨的聲音，低聲說道：「蠢才還不趕緊進來。跟

着後窗戶往起一看，外面的人以輕靈的身手躡窺上窗口，一手按着窗台，一轉身，把窗扇仍然放下，已經飄身落在地上，石金龍見這人正是老農人家中那個少年，此時已知道這是捕頭入雲龍謝小江的徒弟，不過還不知道他的姓名，這少年一身碎裝勁服，看到了石金龍並不帶絲毫驚異，向石金龍拱手，却倒了半捕頭入雲龍謝小江的面前，低聲說道：徒弟一步來過，師父竟中了他們的詭計，好在真象已明，人是確實落在這裏，我們立時動手，若容他們逃出鳳陽府，再想檢他們可就費了手脚，這位石師父過去對我們很有懷疑，此時已看出我們的路道，請石師父仗義幫忙，能夠把這案圓上，也算是爲江湖道上除了禍害，這也正是俠義道剪惡安良的義舉，入雲龍謝小江此時站起來，把絡膊腿活動了活動，向少年道：你只知伸手辦案，我們可不能叫人問住，現在雖則我師父落在他們手中囚禁在這裏，可是這兩個正點兒，只要離開這裏，這裏宅中主人他只要翻臉認我們爲綠林盜賊，雖則我們服公事在身，我們也要吃他的眼前虧，這姓秦的也很是扎手的人物，你怎麼把事情看得這麼容易，石金龍忙問道：謝老師，這位就是令徒？入雲龍小江道：不錯，這是我一手教出來不成材的徒弟，姓沈名華英，石師父你往後得多照顧他，石金龍道：外面看守老師父的匪黨，已被我治服，可是說不定就許有別人來裏查看，我們還是先退出去，到外面我有一點小事相求，入雲龍謝小江答了一個「好」字，石金龍立刻一轉身奔到門前把風門推開尺許，先探身往夾道內看了，沒有什麼動靜，立刻竄出屋門來，謝小江師徒也跟着到了夾道內，石金龍騰身一聳，竄上東房頭，謝小江，沈華英跟着石金龍奔躍如飛，從東牆翻到宅外，這時宅子裡忽然起了嘩噪之聲，知道裏面定然已經發覺，謝小江逃走，石金龍道：此處停留不得，謝老師你看那邊那片松林到很僻靜，我們何妨到那裏一談，入雲龍謝小江答應着，各自施展開輕身術，全是脚尖點地，如飛的撲奔松林，相隔不遠，剎那間全到了松林內，石金龍道：我現在打算請老師父你幫我個忙，你把這宅中的主人秦大人誘出來，我暗中看看他，是否我所願意見的人，入雲龍謝小江聽到石金龍這話愕然說道：石師父你和這宅中的主人有什麼牽連要這樣作，即或是沒和他見過面，你就不能登門拜訪他麼？石金龍道：我石金龍實有難言之痛，此時恕我不能奉告，這宅中主人若果然是當年住在青狼堡的大主鎮山虎秦大彪，我就沒有什麼顧忌，也冷不帶累別人，我們寬有頭，債有主，我們寬有頭，債有主，我定要找他清算我兩家舊債。入雲龍謝小江是公門中二十多年的老捕頭了，經驗豐富，對於石金龍這樣詞閃爍，自己雖然不便細問，可是業已瞭然，他定是和鎮山虎秦大彪有不解之仇，遂慨然說道：這些小事我很頭効勞，何須師父就是不託付我也不肯善罷干

休，就把他輕輕放過，我就去找他，可是一同出了松林，天色已將晝暗，東方的天空已作魚肚白色，石金龍忙說道：謝老師，我看現在時間已晚，天將後謝老師再去找他，這有用官家的公事和他講話，我也無法在暗中查看邪人了，不如還是等待晚間，再到這裏搜索那個惡徒，一面也叫我暗中認識了此人，謝老師，你看怎麼樣？入雲龍謝小江點頭道：捉賊要賊，我從來不作那倚官仗勢，以勢欺人的事，我們夜間來暗中偵查明白了，那兩個正點兒仍然在這裏，伸手捉賊，姓秦的雖然是官宦人家，可是他脫不掉窩藏匪類的罪名，我一樣找尋到他頭上，此時去我很容易被他問住了，石金龍忙說道：我住離此不遠那座青林觀，晚間我在那裏等候，謝老師可願意在那裏找我麼？入雲龍小江點頭道：晚間定然拜訪，石金龍又問道：謝老師，原舊住在山根底下，現在移居到那裏？這句話問得入雲龍謝小江幾乎笑出聲來，可是這謝小江終是公門中老手，作事老辣，趕緊把笑容一斂，正色說道：我這師徒，連我那徒弟媳婦，爲了這兩個正點兒，屢次漏網，這次我討限出來，沒有時間限制，不能把他擄着，我決不會再回錢塘，費了手脚才探聽明白，這兩個人每年必到鳳陽府東關外大石橋來過兩三回，所以我們扮做一家鄉下人，在附近落了房遮掩人的耳目，幸喜這次還沒白下苦工夫，居然等上了他們，只是前幾天形跡已露，這裏無法再住下去，只好暫時移挪開，在那關帝廟中暫時隱身，也爲是動手既在目前，無須多費調折了。石金龍自己冒昧的問到謝小江，自己話出口之後，也想起來跟師妹秦梅貞夜間採取頗嫌冒昧，可是既已說出口，無法更改，幸爾老捕頭沒往下追問，算是把眼前事遮掩下去，這才一同出了松林，從南邊穿着莊稼地，避開秦宅的宅子附近，石金龍回轉青林觀，入雲龍謝小江帶着徒弟沈華英，仍然回轉關帝廟，石金龍澈夜勞乏回到廟中，躺在廟上沉沉睡大，也不知睡了多大時候，忽然被人喚醒，睜眼一看，正是師妹秦梅貞站在床前，眼望着自己發着微笑，石金龍趕緊挺身坐起，問着道：師妹你什麼時候來的？恕風兄失禮了。秦梅貞微微一笑道：師兄你總是這麼客氣，叫我聽着這種話十分刺耳，請你往後不要這樣講話才好。你看天已過午，我若不來師兄你就許睡到晚間，今日天氣十分清和，我們何妨到山上遊玩半日。石金龍此時對於秦梅貞懷疑更深，覺着眼前的事只要一判明他父親寄屬何人，後首的事真是不堪設想了，所以眼前覺得十分痛苦，有話悶在胸中，不敢簡直痛快的向他盤問，這種虛假的客氣應酬，實非自己本願，皺了皺眉頭，向秦梅貞道：師妹，我今日覺得頭目暈眩，想着靜養半日，不再出去了，師妹不棄嫌，就在這裏多談一吧！秦梅貞看到石金龍臉上的神色很有些鬱鬱不快之色，自己也不好再強勸他出去，遂和石金龍談些武林中的事蹟，但是頗有

些貌合神離，不像往日那麼心心相印了，秦梅貞坐了一個多時辰，索然寡歡告辭而去，石金龍在他走後，身上如釋重負，自己，到東關內進了些飲食，在街下閒轉了一週，仍然返回青林觀，趕到起更之後，入雲龍謝小江帶着徒弟沈華英如約而來，石金龍遂和他師徒略談了談，一同出身趕奔秦宅，還沒到大石橋，入雲龍謝小江向石道龍道：「師父，我們在這時趕緊把身形隱去，暗中走進他宅，先偵查那金沙手呂子彬，雲中鶴蔣兆龍，是否還在他宅內，昨夜我脫身逃走，他這裏定有預防，我們不要打草驚蛇，弄個毫無證據，宅中主人可就有責備我們的把柄了。石金龍點頭稱是，彼此立刻分散開，各自檢那隱蔽身軀的地方，如飛的撲奔大石橋，入雲龍謝小江頭一個竄上石橋，這裏是沒有遮擋的地方，無法隱蔽身形，事情還是真料到了，在橋那邊，飛奔出一人，把石橋當中擋住，厲聲喝叱道：「什麼人？還不趕緊給我退去！」入雲龍謝小江越發的憤怒異常，更不答話，往前一奔身已經竄下石橋來，向那人撲去，這一欺近了，已然看出並不是蔣兆龍和呂子彬，却是一個二十幾年紀之匪黨，相貌遠生得十分英武，手中提一口摺鐵刀，謝小江是亦手空拳，並沒亮刃，奔到他的面前，這人却後退了半步，把掌中刀掄起，照着謝小江的面門上猛劈下來，謝小江不過微一偏身，把刀鋒讓過，右掌向他的脈門上猛往外一撞，左掌是「葉底摘花」橫身往外把左掌推出去，向少年匪徒右脅下便打，這少年匪徒刀砍下來，也是虛式，力量並沒用足，他竟自在刀橫下落空時，左脚往外一滑，右手刀橫着往外一翻，刀刃向外順水推舟，橫斬謝小江向右脅，這兩人的式子是同時往外撤，所弔的招術，又是一樣，不過一個是用力，一個是全憑掌方，謝小江這一掌打出去，見少年匪徒的摺鐵刀已然橫斬過來，趕緊撤身往左一個盤旋，身形往下一矮着，「鐵掃帚」式右腿向少年匪徒的下盤掃來，這少年匪徒身手也十分輕靈巧快，一個「旱地拔蔥」騰身奔起，把這一招閃開，入雲龍謝小江用「進步連環」式，身形反又欺進去，左掌從右肘下斜着往外一穿，分雲手一掌便向那少年匪徒右肩頭後橫劈過去，少年匪徒一個反劈刀身形往後半轉，掌中刀從他自己的左肩頭下往下一揮，正是橫斬老捕頭謝小江的左腎，謝小江身形往下一沉，隨着他的刀鋒往下落，可是身形跟着往右一恍，雙臂全由右邊往上倒翻回來，右腳往起一抬，左肩頭往左一沉，斜偏着身子雙掌同時往右識出去，一掌奔少年匪徒的面門，一掌找他的「華蓋穴」，這一式名叫「高探馬」，老捕頭謝小江用得非常靈活勁疾，少年匪徒刀沉下去，急切間翻不上來，只有努力的往右一里頭，身形也往右一帶，可是老捕頭謝小江已然隨機應變，身形猛然往起一長，右掌從自己胸前往回一撤，左掌趁勢掌心往下一沉，指尖往起一翻，右臂隨着翻

掌之式，往外一奪「橫身打虎掌」，少年匪徒那這能閃得開，砰的一聲，這一掌打了個正着，掌力震在他右乳旁，這少年匪徒踉蹌倒倒退，身形往後一栽，他却用掌中力往自己背後的地上一點，把身形挺住，可是入雲龍謝小江只見依然沒把他打倒，再容他緩開式，定被他脫身逃開，身形猛往下一矮，雙掌交錯，脚尖一點地，驟身進步，雙掌齊出，這種雙推手，身隨掌進，雙掌用全身的力量，少年匪徒式子還沒緩過來，老捕頭謝小江一式跟的是真好，眼跟着已然打上，猛然從東房的後房坡飛墜一人，身形快捷如颿風，已落在了謝小江的左側，謝小江已然覺查出這人身形猛襲過來，已便用已極厲害的掌力，若是不捨却這個少年匪徒，自己非被他這掌力暗算不可了，謝小江趕忙把撒出去的掌力猛然往右一帶，右脚也跟着去，右脚跟着往右一撤，把身形轉轉，雙掌橫着在自己的胸前往左一翻，向暗中襲過來的這人右臂上橫截去，這人竟一聲冷笑道：朋友，你好的胆量，敢在我這府第中賣弄身手，可惜你胆子不亮，把姓秦的看作肥羊，朋友你輸眼了，入雲龍謝小江雙掌遞出，此人已退出六七尺，帶着譏諷的口吻向自己這麼奚落着，那少年匪徒却在這時翻身一竄，已經竄上牆頭，如飛逃去，石金龍明是看着他逃走，自己因為注意的是這所來的人，竟不敢替入雲龍謝小江追捕逃匪，此時入雲龍謝小江也往後退了两步，雙掌交錯的把身形站穩，細一打量這人，見這人身高六尺開外，身材魁偉，赤紅臉膛，連鬚鬚鬚，此時却仍然穿着綢子長衫，白襪緞履，謝小江已認出這就是本宅主人，立刻也冷笑一聲道：我謝五，在六扇門裏吃了三十多年，就沒有看走了眼，尊駕可就是這宅中主人麼？很好這場官司有尊駕出頭，謝五倒有個交代了，請問逃走的那個蔣兆熊他和尊駕是什麼關係？這時這位宅主人帶着怒氣喝叱道：你自稱是六扇門裏人，難道敢倚官仗勢趁火打劫？你可知道姓秦的不是那容易招惹的，你敢在我這宅中想什麼念頭，你算是把主意打錯了，我這裏決不會叫你沾得油水去，我正要問你為什麼攪闖入我的宅中，你還敢假借着是六扇門中人，難道你還要敲詐我一水麼？入雲龍謝小江道：我請示尊駕你結交匪類，隱匿江洋大盜，可知道犯了王法，庶民同罪，姓謝的是奉官差派，怎麼算私入民宅，請你隨我到鳳陽府走一遭，我們到那裏分辯了好麼？這位主人聲色俱厲喝叱道：你們暫般公門惡吏，從來就會倚官仗勢，以勢欺人，你說是我這宅中高藏盜匪，有什麼憑證？你不要把我姓秦的看成一個可以任意敲詐的老百姓，你這麼攪闖進宅來，休想再容易的走去，我窩賊也罷，銷贓也罷，我先把你網送鳳陽府，叫你那裏去分辯吧！他話聲大落，竟自身形微住下一矮，揉身而進，猛撲過來，入雲龍謝小江見來勢過猛，趕忙往旁一錯步，身形向左一閃，避開正鋒，右臂掌外一

翻，這宅主人右臂上橫截，這位宅主人身軀微往右一動，右臂往下一沉，左臂猛往外一穿「黑虎掏心」式，掌鋒向入雲龍謝小江左肩井下猛打過來，謝小江驚的一驚，此「掌力非常重，他的掌邊沒遲到，得已覺出一閃子勁先到了，謝小江趕忙全身斜着往左一撲，避開他掌力的正鋒，身形再往回下一帶，雙掌斜往他的背上打過來，這種「霸王卸甲」式，謝小江也把雙臂的力量完全使用出來，這位宅主人左脚在地面上一滑，身形倏轉，身軀已然盤旋道來，反欺到謝小江的背後，他的左掌橫着往外一撒招，「橫架鐵門闕」式，向謝小江的右脅後打過來，身形快，掌力重，謝小江在撒身時，已被他的掌鋒掃着了一些，身軀失靈活之力，不由的往前抽出兩步去，才提丹田之氣，要把身形帶過來，可是這人「底下是又黑又狠，右腳往前一上步，踏「中宮」現右掌「金龍探爪」式，這一掌向謝小江的後心上猛衝來，石金龍在暗中早已看清，果然一點不差，這宅主人正是嶺山與秦大彪，自己居然能有如願以償之日，可是現在已經心頭冷了一半，他一現身動手，石金龍已然看出這秦大彪好厲害的功夫，本應該立時下去動手，和他拚個死活，也好為父母報仇，但是石金龍就沒敢立時闖下來，這可並不是石金龍怕死貪生，自己想到這些年來，受盡了多少苦楚，只盼到能夠找着他，為屈死之爹娘報仇雪恨，可是眼中看到秦大彪，實在未必叫自己如願了，他有那麼精純的造就，自己下去個若不是他的敵手，想逃活命，那算妄想，那麼父母的冤仇不能報，自己也枉受了這些年來的折磨，運性命也斷送在他手中，一家人冤沈海底，只有等時來世，我石金龍未免愚蠢了我還是籌劃到萬全之策，無論如何，我得把他親手殺了，才算是我不枉我這麼苦熬了十幾年，石金龍遲疑之間，入雲龍謝小江已經不是這秦大彪的敵手了，忽然看到謝小江要毀在他掌力之下，石金龍在急切間，掌中扣好了一對鐵彈丸，此時可不顧什麼叫有背門規，只好是暗發暗器，運足了腕力，抖擻向嶺山虎秦大彪的背後，用鴛鴦彈的手法，把兩粒鐵彈丸脫手打出，石中龍這種功夫，是瀟湘劍客親手所傳，手法極準，力量也足，秦大彪暗掌已撒出，背後的暗器到，他不撒招是不成了，往左一斜身，石金龍的鴛鴦彈在他後心這一粒，已斜打在秦大彪的右脅旁，擦着衣服打過去，右脅後已受輕傷，入雲龍謝小江險些喪命在他掌下，脚尖用力一點地，騰身鋒起，已經實上了車牆頭，石金龍鴛鴦彈發出，也把身形鋒出去，向東角一座房山旁，黑暗處落去，向秦彪遭人暗算，憤恨十分，他竟不肯叫謝小江逃走，雙掌一錯，才待騰身追趕，這時他身旁輕如飛燕墜下一人，口中却在招呼着：爹爹別追了，放他逃命去吧。這時入雲龍謝小江在牆頭上一轉身，向下招呼道：姓秦的，今夜謝五算是栽在你手中，我早晚定要親自來請你到鳳陽府打這場熱

關官司，咱們改天再會了。謝小江飛身跳出牆外，那秦大彪見女兒竟在這時趕來攔阻自己，越發的憤怒，因為他自已的行爲，從來瞞着女兒，不願意叫他知道已的一切，此時恨聲說道：丫頭，誰叫你出來多管我的閑事，端自把賊人放走，還叫爹爹我吃了別人的苦頭，好孝心的女兒了，還不趕緊給我回後面去，從此不呼喚你不許你到我面前來。秦梅貞心中有苦說不出來，爹爹的事更不容自己過問，只得含着滿腹冤屈，回轉花園，石金龍也悄悄退出宅來，打算找到謝小江和他商量自己要爲父母報仇的事實索性把個人的事向他說明，不求他援助，只盼望他不來阻止自己就是了，可是趕到石金龍退到宅子的外面，再找這謝小江時，已經走得無影無蹤，那裏還有他的蹤跡。

第三章 宿恨難消權充座上客

石金只好回轉青林觀，自己對眼前的事，痛心已極，不只是爲父母報仇沒有十分把握，更可嘆秦梅貞曾是仇人之女，自己和他關帝廟又有那神前盟誓，各不相負之情，如今既明真象，定要設法除掉秦大彪，只是對於秦梅貞却無法擺脫，何況自己想動手，殺那秦大彪，非得暗中圖謀算計他不可只有從秦梅貞身上下手，比較着容易得手，可是這種負心事，自己一個堂堂男子漢若真那麼作下去，實在覺得對於秦梅貞太以負心，太以無情了，不過父母深仇不共戴天，豈能爲了自己一點私情，就影響了報仇的大事使父母的冤魂地下有知，也要恨我這不孝子了。石金龍反覆的思索，一時間想不出怎樣來解決，眼前這種局面以自己武功本領要下動那秦大彪，實不敢自信準能勝的了。他，石金龍此時滿懷憂憤，實比以前沒訪得秦大彪蹤跡難時難過了，在夢鬱煩悶中，一連兩日未出青林觀，到了第三天，在一個傍晚的時候，秦梅貞竟自找到青林觀來，石金龍見秦梅貞玉容憔悴，滿面淒涼之色，好像是帶病的情形，自己依然提起精神來，向秦梅貞打着招呼道：師妹臉上的神色，可是有什麼滑恙麼？秦梅貞點點頭道：這兩日來，覺得身體十分不適，我從那日和師兄一別之後，第二天感到煩悶難忍，飲食無味，不知不覺的想到生趣毫無，覺得此身苟活在人世上，毫無意味，我竟不明白我在這紅塵中還留戀着什麼。石金龍也作着苦笑道：師妹，你這個話從何說起？你雖然沒有兄弟姊妹，但是有個好父親，師妹，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呢？秦梅貞不由的臉色一紅，跟着面色又轉成慘白，淒然無語了聲嚮，抬起頭來，看着石金龍，楞柯柯的欲言又止，石金龍請他在窗前落坐，這時天色漸漸的黑暗上來，石金龍把蠟燭燃起，和秦梅貞對面坐在窗前，遂問道：我看師妹似乎有什麼事，師妹你從來是

豪爽大方，有什麼事何妨對我講一講，秦梅貞微搖了搖頭道：「我却沒有心事，師兄你認爲我有那個作官的父親在頭裏，足可以免却一切煩惱，只是正如師兄你所說過的話，各人全有難言之痛，我從幼小喪母，只仗着父親撫養成人，作兒女的總應該稍報親恩，可是我的父親天生來的性情乖僻，任憑我有什麼好心腸，他老人家却把我看成陌路人一樣，毫無父女之情，他更是那種驕狂自恃爲所欲爲，雖然我看有許多不應該作的事，他老人家却作了，我一個作女兒的又有什麼法子來攔阻他，像他老人家現在辭官不作，息影林泉，安分守己的樂享天年，不也就很好了麼？只是結交下許多無益的朋友，不斷的來往着，我雖然看在眼里，只是恨在心裏，沒有法子來勸阻，早晚落個身敗名裂，還不知弄出什麼大是非來，師兄你想我整日的看到他老人家這種悖謬情形，就是整天擺着珍饈美味，我曠的去麼？所以這兩天來，我越想我前途茫茫，將來還不知弄到什麼結果。原來就剩了父女二人，他老人家再有三長兩短，或者弄出意外的禍事來，剩下我一人還有什麼意思再活下去，師兄，你想我這種遭逢，這種境遇，叫我怎不厭倦了人生？石金龍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師妹，我冒昧的問你，你不要見怪，老伯他是一個作過官的人，他什麼會結交下不正當的朋友，難道他早年就和這些人往來麼？秦梅貞帶着十分慚愧的說道：「一言難盡！我父親的事，我實在不願意提他了，我是一個作女兒的，無論如何我主張不了他的事，至於他當初究竟是怎麼個情形，師兄你也不必細問了，按理說，好漢不怕出身低，何況也還是有根基的人家，只爲一個人的天性，是無法叫他改變的，年歲越老，反要倒行逆施，變本加厲，我從旁稍加勤阻，反遭斥責，骨肉之親，幾成陌路，這種話我錯非是在師兄面前才敢這麼不加檢點的信口說出，若是在人聽到我對於老父這麼不滿，定要把我看成不孝的女兒了，師兄你對於我家中情形大概也至明白了，父女之情已無，這個家叫我怎麼能呆下去，我打算任憑他老人家去作，我趕奔衡山投奔玉清庵，我還有一件事求我師父作主，倘若不能如願，我情願從此削髮空門，擺脫了人世一切煩惱，生平之願，雖可能了，總可以落個四大皆空，無牽無掛，梵魚貝葉，古佛青燈，終了此生也就是了。石金龍聽他這種話風，很了然他的心意，知道他處在這種地，也是束手無策，但是他弦外餘音，依然牽掛着我石金龍，只是你那裏知道，眼前還有不到的慘事呢，不過雖然頗可憐他的遭遇，但是自己的事，實無法告訴他，只好安慰着說道：「師妹，你平時是極曠達的人，逆來順受，何必就這麼悲觀，你想去衡山投奔一塵庵主，我覺得倒是很好的辦法，師妹，你也不必認定了從此就算骨肉分離，到庵主那裏稍任些時，也沒有什麼妨礙，免得眼前看到了不如意的事，徒增苦惱，師妹還是

不必猶疑，願意你早早的趕奔衡山，實爲上策，秦梅貞這時兩眼注視着石金龍，石金龍反覺着有些不好意思，忙的扭頭去望別處，秦梅貞却說道：師兄，你怎麼樣呢？難道你還想這裏久住下去麼？我打算請師兄你隨我到衡山走一遭，師兄，你肯答應我麼？石金龍微搖了搖頭道：師妹這件事，恕我不能遵命，我這裏還有些事牽纏未了，那好走開，師妹你只管投奔衡山玉清庵，只要我手底下的事辦完了，我一定要到衡山相訪，師妹，你看這麼辦不好麼？秦梅貞這時晶瑩的眸子中含着一泓秋水，可是跟着扭頭望着窗上，怔半了灣，淒然說道：看起來總是我與師兄相處的日子太淺，師兄就能夠叫我一人到衡山去麼？我總算是沒有經驗的武林末學，我雖然懷着壯志，可是沒入過江湖，且想師兄和我志同過合，我期望着師兄你能夠把我當作手足一般看的，我想師兄你對於我遠離家門到衡山，定然可以照顧着我，隨我走一遭，那知師兄毫沒打算，更叫我覺得茫茫天地間，那還有我寄託此身之地，患難相共之人，說到這兒，竟自低下頭去，石金龍一聽這可是難題，他竟會要自己伴他前往衡山投奔一庵庵主，自己對於他雖然十分敬愛，但是現在已經知道他是自己不共戴天之仇的秦大彪之女，總然自己恩怨分明，作惡的是他父親，不是他本身，可是也不能因爲一點私情就遍訪天涯尋獲的仇人放開手，石金龍只得安慰着說道：師妹你責備的，我一些不能辯別，對於師妹你去衡山，孤身無伴，不應該袖手不管，任憑師妹你隻身江湖，只是我本身的事也十分重要，此時實無法放手，師妹你得招待我一切，你若是去衡山的心意已決，那麼我也願意保護着師妹回到玉清庵，我也願意朝拜一庵庵主，不過師妹再等些時日，候着我把本身的事料理完了，我們一同趕奔湖南，豈不是兩全其美？師妹你又何必難過呢！秦梅貞聽到石金龍的話，冷然說道：我的事師兄你不必管了，朋友相交貴相知心，並且知性者同居，我雖是女流，我從來是言必信，行必果，我只要看得對的事，決沒有憂柔寡斷情形，我是當機立斷，決不肯因循坐談，徒貽後悔，我心念一動，家中再不能呆下去，所以我去衡山是勢在進行，我不願延緩下去，我一二日內也就起身了，不過我的心性是十分固執，雖則眼前我自己的境遇，叫我不得不走，可是我實不願意離開師兄你，何況關帝廟中言猶在耳，短短的時間，我焉能就忘掉，我此去行山，倘若是我師父允許我削髮空門，我算是把塵世上事一筆勾消，不過我也很知道師父決不會輕易容我落髮爲尼，因爲在當初拜師之時，庵主已經說過，我不是佛門中人，決不容許我存那種遁跡空門之念，那麼我將來對於師兄無論到了什麼地步，決不肯棄前言，我不在這裏多打攪了。說着話，慷慨起立，就要告別，石金龍看到師妹秦梅貞這種淒慘情形，自己又有些不忍了，忙攔着道：師妹

，你何必這麼決絕？很可以從長計議，我在鳳陽府這裏雖則事情沒辦了結，可是也沒有多少日的耽誤了，師妹，你何妨稍待兩日，我把我辦了這個事件斷下來，或者我也許可以同師妹一道走，事情若是不能如願時，有師妹留在這兒我也免得暴骨郊原，陳尸草野，我想師妹念在師門的友誼，和你我這些日來相處之情，定能夠收殮我的骸骨，作我石金龍最後相助的人。聞秦梅貞不由的愕然看着石金龍道：師兄，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呢？你有什麼殺身大禍，不能應付麼？你莫看這個師妹此時心灰意冷，師兄你若有什麼難以應付的事，我還可以替你担当一下，你我本身現在的情形，你更能相信我決不會怕死貪生，長刀避劍，師兄，你倒是有什麼事？你何妨對我講一講呢？石金龍微微搖了搖頭道：師妹，你不必問了，我若能對你說，何致於瞞到今日，我的事現在實無法告訴師妹，好在也近在眼前，真象自能大白，石金龍這番話說完之後，默默無言，秦梅貞也是十分悒鬱，這兩人自從相識以來，就沒有這種情形，秦梅貞站起，在這小齋中來回轉了幾週，忽然向石金龍微微一笑道：師兄，我們全是名師之徒，各人全得師門教誨多年，我師父一塵庵主，是佛門中很有修爲的主人，對於我本身也會經數年化育，多少也得到他入家那種不俗的訓誨，師兄你既拜在少林高僧的門下，又得瀟湘劍客親傳，我們應該遇事曠達，看得破些才是，怎今日竟自這麼不能達觀，我們何妨把心情放開，不再想這失意事，逆來順受，給他個處之泰然，再世生死二字看得輕一些，還有什麼難渡過關頭，師兄你也把胸懷放大些，我也別那麼固執，師兄的事不是很快就能夠作個了斷麼？我投奔玉清庵雖然不能更改，我也何妨稍待幾日，等候師兄把事情辦完隨我一同趕奔衡山，我雖然是安心棄家出走，可是我去的地方却信得及自己，我敢去見我恩師，我的行爲就是自己信得過，師父也定能相諒，到那時一切事全得着解說，我們也沒有什麼苦惱了，師兄，你想對不對？石金龍見秦梅貞這時愁容滿臉不竟自己勸起自己來，遂也展顏說道：師妹能夠這麼看得開，愚兄我真是慚愧得很了，我一個堂堂男子，反倒遇事能放達觀，這真是空負師門化育了，好吧！就依師妹這麼辦，秦梅貞道：連日我心緒鬱悶，覺得十分痛苦，師兄你明日和我園中我略備酒餚，盤桓一日，也好免去了這種竟日無聊，師兄定日會却我這點薄面吧！石金龍倒也正想着到他家中暗中可以探查一些動靜，預備下手之策，秦梅貞歡然告別，石金龍把他送出青林觀，自回到觀內，在晚間觀內的道士全睡之後，自己在院中把一身所學靈量的操練了一番，但是把功夫用完之後，又覺得十分失望，那秦大彪他那種掌力鍛鍊的火候，真若是和他對上手時，恐怕自己要難逃出他的掌下，這一來石金龍想到報仇的困難，終夜輾轉不能成寐，直到天明之後，才算

是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此番也得即時下手，只有設法的暗算秦大彪，比較着還有一些希望，任他本領多高，也架不住暗地圖謀，遇到機會，總可以下毒手，把他殲除了，石金龍遂在中午之後，踐約趕奔秦家花園，他到了秦家花園之後，秦梅貞和昨晚相遇時幾乎判若兩人，只見他精神振奮，也顯得容光煥發，雖則他最不好塗脂抹粉，可是今日他那一張潯水險，越顯得雅淡秀麗，於爛莊中令着一片洒脫之態，談笑風生，石金龍也把愁懷盡飲，和他談些武功鍛鍊之法，和江湖上所有的成名人物，不知不覺竟自消磨了半日的光景，夕陽已經下山，石金龍作爲不經意的走向外面，在這片花園中各處的賞玩着，信步的已走到通着前面的宅那座角門前，角門關閉着，石金龍堵着這個門便問道：師妹，這就是通前面的地方麼？這片子好園林真是難得，可惜府上人位太少，師妹，你若再有幾個兄弟姊妹定能樂享不倫之福，所以我想人生全是有缺陷的，任憑何人也不能滿足自己的心願，老伯可是住在這前面麼？這內宅中房屋也不少，師妹，前面有幾段院樂？秦梅貞道：這片子不論起來我父女住着實不相宜，我們家中的人太少了，除了幾個僕人，前面正房就是三道院落還有幾處跨院，就是有十幾個房頭的主兒，這所房子也足夠用的我父親住在這後宅正房內，前面有兩處客廳，住着有幾個知己的朋友不斷的來往，還給宅子多添些氣。石金龍點點頭道：師妹，若是到前面去還得現叩門呼喚了。秦梅貞長吁一口氣道：若不然我也不那在痛心，我們父女現在真不如一個平常的朋友親近，他老人家若不呼喚，決不叫我到前面去，所以通着花園的這個門，終日關閉着，我住在這裏形同囚禁一般，尤其是這幾日來，我們父女幾乎音信皆斷，我有好幾天沒見着他老人家了，師兄，我們還是不提這些事，到假山那邊，你看看那裏花畦中，看看那片丁香和那些秋海棠，花匠早擺治得竟能把這兩種花的季節變換，接連上開放着呢！說着話，秦梅貞匆匆的往前走來，石金龍暗中仔細的端詳了一下，趕緊跟着秦梅貞向假山這走過來，秦梅貞此時好似勾起什麼心事，雖然口中不住和石金龍答着話，可是頗有些貌合神離，石金龍雖然已經覺出，但是自己不別問他，二人一同走上這座假山，這是全園的最高處，石金龍正在賞玩着這全園景色，忽然秦梅貞臉上有些變色，石金龍耳中聽到後邊那角門似乎有了響聲，忽然聽到有人招呼了聲：鳳姐！秦梅貞向石金龍低低說了聲：師兄，你在這裏等等，我父親在那裏招呼我了，他竟等不得從候山的山道下去，從山頂子上飛身一蹿，竄向假山後，石金龍回身查看時，只見他如飛的撲奔花園子最後面那說角門前，石金龍把身軀偏了偏，從一排菓木樹隙中望到了角門那裏，只見當時叫他看見，自己看見角門前，站定的正是自己勢難兩立的仇人秦大彪，石金龍把

身形隱蔽住不願意道：父親，你叫我有什麼，秦梅貞的情形，也是怕他父親，這時秦梅貞已經到了鎮山虎秦大彪的面前說，我聽家人們說，你這國事？那秦大彪兩眼不着女兒，却向這假山一帶仔細端詳，忽聽他說道：鳳姑，師父的弟子，不過此人和中常有人來往，可是一塵菴中門下的弟子麼？秦梅貞毫不遲疑的答道：不是我見一下，此人現在園中，師門友誼頗深，此人是瀟湘劍客門下，不過才出藝的弟子，我早想給父親見。

所以，鎮山虎秦大彪聽到女兒的話，頗有些變顏變色，帶着十分不快，我全斷了來往，你怎麼見我了，不過不要隨便往在家中引領外人，我這幾年閉門思過，從前的一般親。這人姓什麼，他是那裏不能禮貼父親的心，隨便的往家中引領外人，往後對於這些事要謹慎一些爲是，學藝多平，這才出師門的人？秦梅貞忙答道：他姓石，大約從幼小時無家可歸，被瀟湘劍客收在門下有工夫時也許見此人，沒有多少時候，大約本着門規在江湖行道了。秦大彪却哼了一聲道：好吧！我瀟湘劍客是大江南北成名的武師，武功劍術自成一家，我很願意和這種名師之徒討教一些手法。秦梅貞答道：父親若那麼辦，人家決不答應，你老是武林中的前輩，他一個未學後進，焉敢跟父親輕身手。秦大彪冷笑了一聲道：鳳姑，除了這個師門中有淵源的人，再不許你和第二個人來往。秦梅貞答應着，秦大彪把身仍然走進角門內，砰的一聲，把門關閉，秦梅貞悻悻吞了回來，石金龍趕緊走在假山上亭子內，如無其事的在那兒等待着秦梅貞回來，秦貞翻上了假山頭，他好似已經知道石金龍聽見了父女的談話，面帶愧色的向石金龍道：師兄，叫你久候了。三兩個月來就沒見他老人家到後面來過，今日竟自這般湊巧，本該給師兄引見一下，只爲事前沒和師兄商量過，不知師兄是否願意和他老人家見面，所以我沒敢冒昧的請師兄出去，石金龍只好敷衍答應着，說話間，又提起秦梅貞到行山玉清菴的事，石金龍故意的說道：我手底的事，如若了結的快，我我一兩日也就許起身了，師妹可以早早預備一下，免得倉猝起身，遺忘什麼事。秦梅貞道：反正師兄打算走時，頭一天總可以有信息了，我還有什麼牽連。隨時可走。說話間，夕陽西沉，天色交近黃昏，從假山上下來，回到房中，秦梅貞果然預備了一席精緻的酒餚，親自把盞，要向石金龍敬酒，石金龍忙把酒盃接住說道：師妹，此例不可破，大約師妹也是一樣，我們現在雖是在師門中已經出藝，還應該刻苦鍛鍊，我們本身是不宜飲酒，何況師門中也有這一件規戒，雖然師父在面前，也應該牢牢深守，謝謝師妹盛意，我們酒免了吧！秦梅貞含笑說道：師兄，你用不着過分的固執，我已經跟師兄說過，這幾日說不出的煩悶，心情太已無聊，師兄你寄居荒寺，也同樣的感慨萬端，我們偶一爲之，也不算故

賢師訓，師兄又何必那麼固執呢，石金龍被他說得只好把手放開，秦梅貞給石金龍滿滿斟了一盃，自己也相陪，石金龍認爲這種情形，在本身實是說不下去，才離開師門，大仇未報，焉能就這麼任情任性而放縱起來，不過師妹的情面難却，只好暫時敷衍，他再有這種情形，自己定當避免，秦梅貞此時在飲酒間，談起了自己當年隨一塵菴主練武功劍術的艱難，以及得着一塵菴主七七四十九度伏魔劍，如獲至寶一般，不過這種劍術，雖蒙菴主傳授給自己，只覺得雖然全是爛熟了，但是火候不到，菴主也會談說過，這種劍術不經過十年的刻苦鏢鏢，決難運用的得心應手，可見武功之難了。更問起石金龍在師門受藝的情形，石金龍把也拜在靜虛方丈門下，鍛鍊掌力數年的苦況，可是在功夫上依然不夠火候，和師妹何嘗不是一樣。雖則師父已經說過，就本身資質聰明，骨格氣魄，也只能傳受到所會了的爲止，雖不能再求深造，可是把所得的加上十幾年的鍛鍊，足可以有成就了，從那時聽到靜虛方丈的指示，才知道練武之難，武林中一個成名的人物，決不是一般人所倖得的，兩人這一談論起武功本領來，性之所近，石金龍也不再顧忌到規矩訓。不知不覺的放量飲起來，和秦梅貞一席酒，直吃到二更過後，可是石金龍平時滴酒不入口，今夜這麼放量飲起來，焉能不醉，離席時頓覺得頭目暈旋，幾乎難以支持，石金龍終算根基深厚在這種情況下，依然想到自己這麼放量飲酒，實在是自甘暴棄，趕緊的自己領定着，好在靜虛方丈很教授了個人調氣劍神之法，站起來向秦梅貞道：師妹，今夜的情形，我認爲彼此均有不當，我很知道師妹是一番好意，不過這種放縱的情形，倘被師父知道了，定要找到極大的難堪，我盼師妹深自檢點，不要因爲這種細微的事悟了個人的前途，豈不可惜。秦梅貞此時也飲酒指使得臉上泛起了紅雲，可是石金龍這麼辭嚴意正的責備自己的不當，倒沒有話可以答對他了，只得點點頭答應道：師兄，不要担心，我決不會長久這麼任情放縱，往後檢點一些。

也就是了。石金龍立時告辭，秦梅貞跟着往外相送，一出屋門，石金龍被涼風一吹，更顯得頭重腳輕，一下台階時，踉蹌的向前撞出兩三步去，秦梅貞在他身後緊趕了一步，一把抓住了石金龍的左臂，用力的拉了一下，口中說着道：師兄果然酒用得過多了，你要留些神。石金龍驀然心裏一驚，把左臂用力一甩，把秦梅貞的手甩開，斜着身子，望着秦梅貞道：師妹，你不要這麼替我担心，我不會就醉得不能走路，師妹，你請回吧！我們明日再會，秦梅貞覺得十分難堪，可是師兄這種情形，對於自己雖屬過嫌輕慢，但是仔細一思索，個人的舉動也實在的失於檢點了，這時石金龍轉身向園門走去，秦梅貞默默無言，在身後跟隨着來到園門，門早已閉了，秦梅貞把看園門的老家

人招呼出來，叫他開了門，送石金龍到門外，石金龍頭也沒回，口中只含糊的說着：師妹，請回去吧！咱們明天再會了。他脚下踉蹌，身軀搖晃着，直冲大石橋，秦梅貞口中遂答應着：明天再見。可是那肯就回去，恐怕遭到石金龍的無情申斥，自己暗暗的從樹蔭下跟隨着，他直把石金龍送到了大石橋，到了三岔路口那裏，秦梅貞看他轉到奔青林觀的那條路上去，自己這才悵然而返，回到園中，坐在燈下，思前想後，一陣萬感交集，不由痛哭了一陣，想到自己的行爲，何嘗是個人心裏願意作的事，只爲這種情形逼迫得不得不出此下策，現在既叫石金龍師兄輕視自己，有失女兒家的身份，更容易招到物議，這豈不把人冤死，雖然是違心的這樣作，只是能否把眼前這場大禍脫過，還不能保定了，個人的打算恐怕終歸無望：師兄石金龍這些日的情形十分詭秘，頗看出他似乎也爲我父親來的，難道他也肯這麼昧着良心的拿我秦梅貞當作護身之塔，從我身上好下手圖謀，他真要是這種情形。可叫我秦梅貞太已的灰心了，暫且不提他這裏，石金龍回到青林觀之後，已經是三更左右，到了廟門前之時，因爲酒用得過多，不能再越牆而入，只得費了半天力，把那燒火的道人招呼出來，把門開了，回轉自己屋中，倒在了床上，竟自沉沉睡去，鷄聲報曉醒轉來，酒意已消，想到昨夜的情形，雖則個人沒有絲毫失禮之處，但是這種行爲太不應該，堂堂男子漢，在家敗人亡之下，蒙靜虛老方丈收爲弟子，從死裏把我救回一般，連轉拜到瀟湘劍客門下，前後十餘年來，自己心中只有報仇二字，如今好容易訪到了仇人的下落，焉能這麼爲了個人一點私情，把不共戴天之仇的事竟看得那麼不重要，秦梅貞雖則沒有什麼越禮的情形，不過昨夜請我飲酒，頗顯着有些故意的這麼作，倘若我意志不堅定，腳根不穩，恐怕立時把我葬送在地獄中，活不能見恩師，死不能見父母，我這些年受盡了千辛萬苦，練就了這身武功，就這麼把他斷送了麼，自己想到危險處，立時就覺得頭身是汗，個人叫着自已的名字，石金龍你若是怕死貪生，該立時離開鳳陽府，有復仇的決心，也應該不顧一切的立時下手，還等待什麼機會？若真是想着從容就序動手殺仇，恐怕非落個身敗名裂不可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我不趕緊下手，還等待何時，自己遂拿定了主意，無論自己本領成不成，也要立刻動手了，個人打算好了，再不去見那秦梅貞，可是到了中午之後，秦宅那個老人家竟自己找到青林觀，向石金龍說，他們姑娘從夜間病倒，情形是很厲害，請石師父去一次，他有要緊的話要和石師父講，石金龍聽老家人的話，也自心驚，昨夜好端端的怎麼竟會生起病來，本是不打算去的可是念在已往之情，不能那麼決絕，遂跟着老人家趕奔秦家花園，來到了秦家花園內，石金龍自己走向後面，到了秦梅貞所住的精舍前，咳嗽了

一聲，小丫環迎了出來，招呼了聲，石師父你請裏邊坐吧，石金龍走進屋來，只見秦梅貞從裏面迎了出來，只見秦梅貞面龐雖有些消瘦，不像是有多大病的情形，遂問道：師妹，可是身體欠安了麼？秦梅貞只點點頭，伸手讓坐，石金龍坐下後，秦梅貞一旁也陪着坐下，石金龍道：師妹，許是昨夜着了涼吧，秦梅貞皺着眉頭微搖搖頭，石金龍好生疏心，看他的情形好像有什麼心事不肯就明白說出，石金龍遂問道：師妹，可是因為有什麼愁悶事不解？何妨對我講一講，我也總可以替師妹作個主張，秦梅貞抬起頭來，看着石金龍問道：師兄，你這裏的事何時才能了結完畢，師兄？是否能夠日內起身離開鳳陽地面？石金龍聽他些種突如其來的話，不明白他是什麼心意，遂向秦梅貞道：我不是早已說過，事情完了之後，決不在此多作留戀，我一定隨師妹你趕奔行山玉清菴，愚兄我從來言行如一，師妹又忽然這樣問我，難道不相信我麼？秦梅貞咳了一聲道：師兄，我實有難言之痛，前日在花園中我父親已然知道我和師兄來往，他有意要和師兄一會，我不知他安的是什麼心腸，師兄你打算見他不見呢？石金龍聽判秦梅貞這種話，已經大致明白，大約鎮山虎秦大彪已查覺自己的形跡可疑，我焉能再延遲下去，不趕緊下手恐怕我反倒要爲他人所制了，忙含笑答道：師妹，這沒有什麼礙難之處，我早有意拜見老伯，這是應該的事，我見了秦老伯又有何妨？師妹，什麼時候可以見去？秦梅貞此時眼中竟含着淚向石金龍道：師兄，你我在這鳳陽地面雖是萍水相逢，可是一見如故，並且有師門友誼，更是志同道合，所以我覺得和師兄這個人來往，對於我將來有極大的益處，我自己家門中是這一種情形，孤零無倚，難得有這道義相投的師兄你作了我的知己，我十分欣慰，所以我對於師兄面前決沒有絲毫虛偽的地方，師兄現在來在鳳陽地面，究竟有什麼圖謀，雖然師兄已然告訴我，到這裏所辦的事，有不便明言之處，不過到今日我不能不問了。石金龍愕然看着秦梅貞遲疑着說道：師妹，你這什麼意思？怎的今日竟自這麼逼迫我，要我說出來到鳳陽府的圖謀，我先要問問師兄究竟是何心意？秦梅貞嘆息一聲道：師妹，要格外的原諒我，實對師兄說了吧！我父親對我的情形正如素日我師兄所說，一句虛沒有，只是今日早晨把我喚到前面，師兄的來蹤，仔細盤問不休，那種情形分明是對於我師兄來往十分不滿，並且對於師兄十分懷疑，他雖然語言間未曾表示出來，我和他老人家是父女，他的性情是我所深知，對於師兄含了惡意，這可叫我有些明白了。所以我想師兄你還是不必去見他，師兄你如信得及師妹我，暫時要離開鳳陽地面爲是。秦梅貞這番話說出來，石金龍不覺怒氣填胸，憤然說道：師妹，尊大人這番情形叫我真不可解了，我與他素無一面之識，或者他是因爲師妹是閩門女子

，不宜和外人來往，這在爲父親的本是應該管的事，不過他要先看看我的爲人，和仔細的問明我出身來歷，那時他倒可以主張着師妹不得再和我有交往的情形，如今他和我還沒有見面，竟存仇視之心，難道我在鳳陽地面再呆下去，他老人家竟對我有不利的情形麼？說到這，石金龍忽然把面色緩和過來，含着笑道：據我看，師妹還是過份的疑心，其實老伯不致那樣對待我，我看我還是坦然的去和老人家相見，何況我也是武林中人，我們彼此全是出身名家正派，還有什麼說不出的事，我和他老人家當面一談，倒可完全解了，說着時，石金龍的神色十分和霽，秦梅貞仍然是搖了搖頭道：既然是師兄認爲沒有什麼，那麼這件事也就放吧。現在無須就去見他老人家，那天等他老人家問起來再說吧，好在師兄住在竹林觀，近在咫尺，立時可以派人去把師兄請過來。說到這兒，秦梅貞立刻用的旁的話岔開，不再提這些事，可是石金龍却暗作打算，他知道秦梅貞並不是個平常的女流，是個極能担當事的人，今日這種情形，分明是秦大彪那裏對他十分責難，或是已經查出我的來意，但是當初我到青狼堡去找他，既是夜間，更會猝和那金沙手呂子彬動手，一恍已過了六七年的光陰，他未必就辦的清我如今的面貌來，我何妨登門拜見，給他個猝不及防，以重掌刀鏢然下手，也可以把他立斃在掌下，可是秦梅貞一再攔阻着不叫自己去見，他現在那好過了的請求，這時秦梅貞口中說着旁的閒話，石金龍也是想着自己的心事，兩下裏頗有些貌合神離，所答非所問，秦梅貞忽然一怔神，臉上竟變色招呼着丫環小蘭，叫他到園中去查看有什麼人進來，小丫頭跑着出去，工夫不大，急忙忙走進來向秦梅貞說：姑娘，你可看看，前面的趙管家進來說，是有要緊的和姑娘說，秦梅貞看了石金龍一眼道：師兄請坐，我去看一看有什麼事，秦梅貞忙忙的走出去，石金龍看他神色慌張的情形，也覺可疑，立刻故作不經意的走到門首側耳細聽，只聽秦梅貞似乎向一個問：他怎麼知道的，這真是怪事了，你不可告訴人家已經走了麼？又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姑娘你那不叫胡鬧麼？他怎麼知道的，連我也說不清楚，老爺那種脾氣，我可以敢那麼回覆去，叫這位石師父兒見又有何妨？姑娘若是這麼辦豈不無私有弊麼？秦梅貞道：我並不是怕他老人家和他相見，早晨的衫形太叫我可疑，老爺了明懷着什麼心事，這不是怪事麼？跟着那男人說道：姑娘你伏些，他那已經等候着呢！又聽秦梅貞帶着憤恨的衫形咳了一聲道：你先去吧，我這就陪他到前面去，秦梅貞跟着轉身任回下走來，石金龍趕緊離門，秦梅貞走進屋中，臉上却換了笑容向石金龍道：師兄，事情說來真湊巧，我父親好似知道師兄到來，打聽管家進來和師兄你見一見。石金龍點頭答道很好！這倒正合我的心意，我原本就想早早的和他老人家

相見，我聽說他老人家也是武林名手，正可在這種成名的老前輩面前多求指教嗎！師妹，不必就誤，省得叫他老人家謙自管着，咱們這就去吧！秦梅貞忽然向前湊了一步，竟自把石金龍的左臂抓住，帶着極詭譎的顏色說道：師兄，你總應該知道，師妹我對你從相識到今日是一片血心，師兄你要和我說真話，你也是和我父親不認識嗎？石金龍微微含笑說道：我怎麼還能和師妹你說假話？我不認識他，秦梅貞道：家父近年來性情十分怪僻，師兄你和他相見，他老人家如有什麼言語不週之處，還望你看在師妹的面上多多担待吧！石金龍和秦梅貞雖則相處多日，又是武林中名師的門下，不時的互相操練武功，雖則在關帝廟彼此明心，各不相負，可始終是以禮自持，言不及私，雖則大方處和平常的男女不同，可是像今日提口石金龍左臂這話，實在是兩人相識以來未曾的舉動，不過石金龍此時懷着到個人生死關頭之念，對於秦貞這種舉動，絲毫沒有動心，這時秦梅貞已經手鬆開，說了聲，師兄隨我來石金龍早已打算好了，這次和他相見，那金沙手呂彬若是不在這裏，自己但分能夠不露出來面目，還是暫時掩飾一時，看機會下手，何況秦梅貞跟着在身旁，自己尤其不願當着他動手，這倒也不是石金龍爲了鍾情於秦梅貞不肯動手。這是一種人情天理，實不知秦梅貞就是仇人之女，如今自己雖然暗中察明，可是秦梅貞尚在茫然不知，自己當着他遽然動手，既難以解說自己的情形，倘若他助父退敵，自己到時候如何處置，所以一邊走着，已經把主意打好，從花園裏直奔後。那個角門已然開着，秦梅貞領着石金龍穿着一層層的宅院，過來好幾道院落，才轉入富中的一段大院落中，北面一間正廳，廳房門前有一名家人侍立在那裏，在白晝看到他宅子裏的情形，若不是個人暗地裏窺查明白，真不敢信這種巨第中竟住着一般江洋大盜，來到廳房門口，秦梅貞叫金龍在外面略微等候，他掀起竹簾走進裏面，跟着又回身出來，向石金龍一點，道：師兄，請裏邊坐，家人過來把竹簾給掀起，石金龍隨着走進廳房一進廳房裏面，只見陳設的富麗堂皇，真夠個大家的局勢，嶺山虎秦大彪正坐在西山牆靠裏邊一把太師椅上，這時也站了起來，向外理了兩步，石金龍見廳房中並沒有第三人，遂搶步向前抱拳行禮道：秦老伯，小姪石金龍早要來給老伯問安，聽說老伯在宅中靜養，所以不便冒昧的相擾，今日竟蒙相召，小姪得拜見老伯，我和秦梅貞師妹雖不是親同門，在師門中論起也不算遠，老伯請坐，受小姪拜見。石金龍故意的這麼表示謙讓，要看他的舉動，嶺山虎秦大彪，却哈哈一笑道：石師父別這麼論，我可不敢當，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石父是客，我忝爲主人，那能那麼妄大自尊，請坐，石金龍謙遜着落坐，嶺山虎秦大彪此時眼光注視着石金龍口不稍離，此時石金龍却沉

機應變，好在自己已經打聽得明白，生死存亡在這種和秦大彪各憑命運，秦梅貞在一旁坐落，低頭不語，鎮山虎秦大彪道：「石師父，我聽小女說你武功劍術得自名門所傳，但不知派宗那一門？可否見告？石金龍立刻答道：幼年間不過練些粗笨拳脚，學幾手莊稼把式，後來拜少林派隱虛方丈門上，學了幾年少林派的拳術，老方丈返回蒲田少林寺，不肯帶小姪夫，把我轉薦到瀟湘劍客門下，又學了幾年劍術，但是學而無成，小姪聞得秦老伯也是武林名手，復想着早來拜見，求老伯的指教，不過因為小姪到來鳳陽地面，是一個流落江湖的人，衣冠不整，老伯府下盡是貴客來往，所以小姪頗有些自慚形穢，不敢冒昧請求，梅貞師妹對小姪青眼相看，小姪已經是感激不盡了，今日蒙老伯相召，這正是小姪希求不敢違情的事，快慰十分，請問老伯你的武學是派宗那一門？鎮山虎秦大彪却不答石金龍的所問，反倒問道：石師父大約是住在浙江錢塘江畔老竹坡吧？石金龍萬沒想鎮山虎秦大彪竟自這麼單刀直入的問起家鄉住處來，石金龍仍然是神色不動淡然的說道，秦老伯怎麼會看出小姪在錢塘江畔老竹坡住過？秦大彪面色一沉，目蘊凶光，哼了一聲道：我看着石師父模樣是我故人之子，所以才冒昧地來問，大約不會錯吧？石金龍說：老伯完全猜側錯了，小姪原籍是湖南，不過從幼小時隨着父母經商四方那故鄉始終沒回去過，只是從前沒聽去世的父母說過，我幾乎不知道我是什麼地方人了。秦大彪即厲聲說道：石師父你看我究竟是作什麼的？石金龍道：老伯是宦海中人，曾經在國家建功立業，現在退隱林泉，樂享清福，老伯是個最有福氣的人了，不過小姪可看的出，你老的武功本領也不是平常人所能及，我還要請問老伯究竟練的是那一門功夫？鎮山虎秦大彪哈哈一笑道：石師父你把我看得太高了，我那裏稱得起宦海中人，不過被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叫我也嘗嘗作官的滋味，究其實我還是江湖道中人，令師少林高僧，正是武林正宗，正大門戶，尤其是瀟湘劍客公孫毅，更爲江湖中難得的人物，我也是江湖道中人，石師父我們全不要認了本來面目，彼此不必再那麼嬌柔造作，說那些無味的言辭，我是怎麼個出身，石師父你也不會不知，可是反過來說，你來到鳳陽地面究竟是爲誰來的？我也瞭然，今日請石師父到來我很願意彼此以本來面目談話，倒覺得痛快，石師父，你看怎麼樣？

第四章 威脅利誘軟語鎖金龍

石金龍心裏已早作打算，察顏觀色他依然對自己來路不明，不敢確認，那麼我還是給他個不承認，揆機動手，

比較有些把握，遂含着笑說道：伯伯的話，小姪聽着頗有些不懂，實在是莫測高深。小姪聽來，倒是有所圖謀，不過是奉師命而來，我訪一個江湖道人，到這時此人的踪跡不明，這件事為門規所限，怨小姪不能奉告，難道伯伯對小姪來歷不明有所懷疑麼？鎮山虎秦大彪忽然面色緩和，哈哈笑道：石師父你太誤會了，我是因為石師父是瀟湘劍客門下，本門規行俠作義，濟困扶危，所辦的事，全是合天理順人情，我是景仰萬分，石師父所圖謀的事，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我才這麼冒昧的請問，既然石師父守師訓不願輕易透露，還倒很顯着我失禮了。我自幼學好武功，到也學了些拳棒，不過我若遇上什麼有名的武師指點，多年來只是練些個粗笨功夫，所以不敢再提門戶二字，小女梅貞拜在衡山派一塵菴主門下，他的門戶倒還說得出，講得起，石師父既和小女師門中全有淵緣，小女孤身無伴，得石師父這樣個武林名手，正可以叫他多得益處，我倒很願意石師父常常的到我這裏來，我們互相切磋一下，叫我父女全可以多得益處，這倒是一件幸事了，石師父現在住在那裏？石金龍道：小姪現在寄居在青林觀中，在這鳳陽地而沒有多久，事情辦完，也就許回返錢塘江，我師父去了。鎮山虎秦大彪叫珠一轉，略一思索，却向石金龍說道：石師父青林觀寄居多麼不使，舍下空閒房屋很多，石師父何妨搬到舍間住些日子，我也可以和石師父朝夕相桓，石師父以為如何？石金龍見秦大彪此時似乎對於自己的疑心頓減，遂忙答道：小姪沒想長久在鳳陽地而呆下去，青林觀寄居倒也十分清靜，不必再到老伯伯府上招擾了，老伯伯若是不見棄，小姪倒可常來求教。秦大彪道：很好！說到這兒，扭頭向秦梅貞道：鳳姑，石師父是武林中名師之徒，武功造詣比你高的多，你要好好的在石師父面前求教，往後通花閣時那酒門，不要再叫他們關了，石師父什麼時候到來，只管到宅中來和我談談，彼此全親近些，比較多個照應。秦梅貞答應了聲：是！石金龍遂在這時站起來向秦大彪告辭，秦大彪也不挽留，只囑咐要常常的到這裏才好，石金龍也正好暫時先不和他鬪鬪，等着有機會，還是暗下毒手，比較着有些把握，告辭向外走，鎮山虎秦大彪隨着往外送，走到客廳門口，石金龍回身拱手道：老伯不要送了，小姪往後還要常來呢！秦大彪道：我身為主人，石師父初次到前邊來，那有不送之理，石金龍走出門來，可是已經暗自預防，恐怕他有惡意，下了廳房的台階，石金龍又謙讓了一句，秦梅貞也跟隨在一旁，却也說了聲：爹爹不要送了，我陪着師兄到花園裏去。鎮山虎秦大彪好像沒聽見似的，依然跟着走，秦梅貞只得走向頭裏引領着，已經到了客廳轉角，這時秦大彪依然跟隨石金龍，心想這樣叫他跟隨着在身後，實在是防不勝防，我倒要試他是不已對我懷了惡意，

故意的腳下慢了一步，秦大彪已經欺近了身後，石金龍猝然翻身是由左往後轉，左脚尖滑着地，身軀一轉，左腳撤到右腳踵後腳下暗暗的用上力，丹田氣一提，全轉到雙臂上，雙拳成抱欄式，口中在說着：老伯這麼送，我可不敢當了！請回。秦大彪已然欺近了身前，石金龍轉得快，這一拱手，看着是像很謙恭了，向秦大彪客氣，可是却自用了個「翻身撞掌」式，這種力量全貫足了，雖然是手背向外，可是往外一推，形式是攔着秦大彪，雙掌的掌背已向秦大彪蓋穴上撞去，只要撞着了，猝然雙掌一翻，運用少林拳術，小天星掌力的打法，只要容得雙掌一翻出方，打的地方，便是致命處，總可以把秦大彪立斃在掌下，這種式子運用着絲毫不露痕跡，那鎮山虎秦大彪在石金龍把掌一遞出來，他却猛然把雙掌一合，向石金龍兩胸子上一按，口中却在說着：太客氣了。可是他已經暗用「金蛟剪」立掌槓劈之力，猛向石金龍腕上切來，手法勁疾有力，石金龍趕緊的雙臂往下一沉，左腳往回一撤，把身形倒出來，口中却在說着：老伯請回吧！鎮山虎秦大彪却在這時，也把雙掌往下一沉，左腳往後撤了半步，說了聲：不遠送了，石師父果然是名門手法，實在高明得很，石金龍道：老伯可常常的指教才好。彼此一拱手，各自轉身，可是鎮山虎秦彪在這種情形下，他反倒把疑心盡斂，對於石金龍這種舉動，暗遞手法，暗較掌力，這倒是武林中所常見的事，他反不往那惡意處去想，認為石金龍難免有武林中這種驕狂自恃的習氣，知道自己是武林名手，所以要這麼和自己暗中較量一下，看看我的本領如何，所以他却把疑心消釋，竟自轉身回了客廳，任憑石金龍和女兒後面走去，並且此時秦大彪更起了一片為女兒打算的心，因為個人出身微末，所交往的全是江湖道中人，還多半是綠林中人物，女兒鳳姑則很微倖的拜在衡山派門下，可是實因為那老尼不知自己出身來歷，喜愛鳳姑的天資骨格，傳授了他衡山派武功劍術，可是女兒年歲已大，總要為他作終身的打算，他學了那麼一身好功夫，更是心高性傲，平常的江湖道，那裏看得到他眼中，所以女兒的終身大事，倒是一個很難解決的事了，這石金龍雖則是流浪江湖的人，却是名師之徒，他的兩位師父全掌着名門正派，為俠義道中人，更兼石金龍少年英俊，武功也是復得了兩派的真傳，倘若把女兒許配他，豈不是一段好姻緣，鎮山虎秦大彪着這種心意，他可想要對於石金龍仔細的考察一番，好在這時他把那金沙手呂千彬，雲中鶴蔣兆熊全打發走了，自己雖則是窩盜鎖賊，本身在地面上可沒有案子，那個錢塘捕快入雲龍小江謝，雖然被人救走，決不肯善罷干休，可是鎮山虎秦大彪決不懼怕他，只要把石金龍的出身來歷判明之後，一心把女兒鳳姑配給石金龍，他又那知道禍已臨頭，倘在妄想，暫且按下秦大彪不提，且說石金龍隨着秦

梅貞回轉花園中，秦梅貞也看出石金龍和父親暗較身手，好在兩下並沒判強弱來父親的神色上也沒有先前的那種懷憂憤怒的情形，提心吊胆，生怕他們相見出了是非，此時算是一塊石頭落地，把石金龍陪到自己的房中，欣然說道：「師兄，我說的話不假吧？他老人家性情和平常人不同，所好的今日和師兄相見，竟自這麼和師兄起了敬仰之心，實在是很難得了，師兄你要看在我的面上，多招待他老人家，石金龍却也含笑說道：「師妹，你太客氣了，我最喜歡這種人秦老伯他作過官，倒還沒有官僚的那種習氣，不失武林中人的本色，並且承他老人家另眼看待，倒叫我有一種感激不盡。石金龍和秦梅貞又談了些閒話，秦梅貞留石金龍晚飯後才放他回清林觀，臨行時秦梅貞勸力的叮囑道：「師兄，現在我們來往越發的無庸避忌什麼了，他老人家已經當面說明，願意師兄你常常來的，並且還願意和他老人家相見，我們更無須拘束了，師兄沒有別的事，明日務必早早的過來。石金龍只得答應着，回轉了清林觀，自己想着，今日和鑽山虎秦大彪相見的情形，真是非始料所及，萬想不到竟會能夠這麼好好散開，並且雖然施展手法，和他當面較量，反倒沒有招起他的惡意來，不過事情是危險萬分，那金沙手呂子彬倘若在場，到此時自己不知生死如何了，不過我訴是要打定了主意，此處危險實多，鑽山虎秦大彪是一個老奸巨滑，雖然他外表下沒現出惡意來，終是對我有疑心，要我趕緊設法卸時下手，無論成敗生死，夙願得償，禍福非託所了，石金龍打定了主意之後，已在暗中計算着下手之策，這鑽山虎秦大彪若是動着手來，大約想把他的殲除，不太容易，此人武功掌力，不知得着什麼高人傳授，十分厲害，自己雖然得兩派真傳，可是火候不到，要想制服他，實是妄想，只有暗中下手，伺機刺殺他，還可以有些希望，石金龍反將思索，轉輾不能成寐，迷離的臥在床上，思前想後，只是睡不實在的，大約已到了四更左右，突然聽得窗外刷得響了一聲，石金龍忽然驚醒，細心聽了靠窗前似有極輕微的脚步踏地之聲，石金龍輕輕的把鞋穿上，湊到窗前的窗紙點破，向外面查看，此時到了後半夜，院中只靠在東半邊有些月色，靠西邊以及窗下一片黑沉沉的，石金龍認爲自己決不會聽錯了，仍然偏着身子往黑暗暗之處仔細查看時，這才望到貼近風門旁有人在那裏潛伏着，這時正在往後一退，身形面說可辦不清楚，石金龍十分的詫異，自己住在這種地方，沒有交結來往的人，更沒有冤家仇人，怎的竟有夜行人來向自己下手，在略行思索之間，突然的見那人一舉手向窗上輕輕的敲着，招呼道：「姓石的你還不趕緊的出來！好朋友到了別這麼裝傻。此人這兩句話說完，往後倒着一翻身，竄到了對面的牆根下等待着，靠牆那邊有月光照着，石金龍已經看出此人的面貌，只見他年紀只有二旬左右，素日

和他沒有一面之識，心中好生懷疑，立刻一翻身竄到了床旁，伸手把牆上掛的劍抓到手中，把劍鞘撤下來，擲在床
上，回身竄到了門首，先將裏面的格扇門分開，一抬腿把風門踢開，說了聲：那位朋友？我石金龍遵命領教。一聲
身竄到院中，往台階下一停身，寶劍斜在面前，左手訣住劍杆身一搭，立刻向前面問道：朋友，你尊姓大名？深夜
開來到青林觀賜教究竟有什麼事？這人却微微一笑，向石金龍道：我與尊駕素昧平生我姓韓名天翼，是江湖道上一
個無名小卒，不過我是受朋友所託而來，向朋友你領教一件事，我聽說尊駕是名師之徒，只是來到鳳陽地面，這麼
行蹤詭密，定有所圖，可是我已知道朋友你曾拜在瀟湘劍客門下，練就了一字慧劍，行道江湖，令師瀟湘劍客爲江
湖道中人所推崇敬仰，他行爲上光明磊落，朋友你既是他的門下，不要污辱了師門，請你前來鳳陽地面的心意說個
明白，我定然絲毫不敢失禮，如若在這鳳陽地面有所圖謀，對付我們同道中人，我們看在令師的面上，決不會再叫
你多費什麼手脚，助你成功。朋友你究竟是爲什麼事而來？我韓天翼洗耳恭聽，石金龍不由十分憤怒，此人的情形
太以無禮，他既知道自己已行道江湖的武林門下，口中雖說並無惡意，可是他這種行爲分明是要強行干涉我石金龍的
行動，我若是不給他個厲害，那可真是辱及師門了，遂向來人冷笑一聲道：尊駕這種問法，叫我無法答對，既知道
我石金龍出身來路，我們本着俠義道的大職行道江湖，決沒有絲毫曖昧的行爲，不過鄙人不得干涉我們的行動，鳳陽
地面我石金龍當然是有所圖謀，不過這是我石金龍個人的行動，尊駕正可說明來意，何必這麼因循其辭，大概尊駕
已知道我對付的人，這是受他指使而來，我石金龍很願接待這樣的朋友，尊駕既找到青林觀中，何不把事情說個清
楚，我石金龍也願意快刀斬亂麻，把事情辦個乾乾淨淨，豈不爽快？這韓天翼從鼻孔哼了一聲道：朋友，你這可有
些不識相了，光棍一點就識，何必再多費言辭，我只請問朋友你來觀鳳陽地面所訪的是何人？石金龍道：你這種問
法，我石金龍奈難奉告，我反倒要問尊駕你是受何人主使而來？因爲我準知道這不是朋友你本身的事，你我素不相
識，無怨無仇，尊駕若是不肯明白賜教，只有請朋友你另談別事了。這個韓天翼立刻帶着絲聲道：朋友，你可放
明白些，姓韓的決非含有惡意而來，我抱着息事寧人之心，因爲疑心你所對付的人和我韓天翼是過命的朋友，想把
你們兩家事給解和一下，冤家宜解不宜結，朋友你稍存惻隱仁厚之心，立刻把一場凶殺難解的嫌怨，可以立時化解
個乾乾淨淨，這是我真實的來意，朋友你若是不肯賜姓韓的這個余臉，我可不是向朋友你故意威脅，這鳳陽地面決
不容朋友你就這那好好的呆下去了，當時石金龍聽到這人的話風中頗有點爲那鎮山虎秦大彪探查實況而來，這種無

理的情形，任憑你如何存心不惹是非，也無法擺脫了，遂怒叱道：姓韓的！你這叫強人所難，我看你分明是要以勢力壓，以武力脅迫不准我石金龍在鳳陽地面停留，這件事我石金龍倘若一切不能從命，尊駕又該如何？這韓天翼哈哈一笑道：我早知此來，是自討無趣，本來知道朋友你以那瀟湘劍客門下的武功劍術，那還看起我這種江湖道中無名小卒，我現在既然是十分失望，可是我韓天翼也不能白來這一次，我久仰瀟湘劍客的一字慧劍，為武林中的絕傳，威震江湖，沒遇過敵手，朋友你是他得意的弟子，定得真傳，我韓天翼要在朋友你一字慧劍術下領教幾年玄妙的手法，朋友你可肯賜招？石金龍知道這種事不能理論，除了動手之外，沒有別的法子了，自己更安心要把此人擒獲拷問他的真情實話，遂含笑點頭道：我很明白尊駕的來意，我若是不在尊駕面前出醜，你是決不肯放手的，很好，朋友你只管賜教，這時那韓天翼往院中看了一眼，向石金龍道：此處地勢狹窄，青林觀後倒是很好的地方，朋友你可敢去嗎？石金龍冷笑一聲道：但憑尊便，我石金龍是一切奉陪，請！這韓天翼一斜身竄上了東牆頭，石金龍看他身形蹣跚之式十分經靈，知道此人也是江湖道中人很難惹人物，自己往下一矮身，左手仍壓着劍，以防不測，跟蹤奔起，竄上了牆頭，那韓天翼已然飄身落在青林觀的東牆頭下，順着牆外的樹蔭下，斜撲青林觀後，相隔沒有多遠，瞬息間已到了廟牆的後面，這裏是一片竹林，韓天翼就在竹前停身站住，他一回手却從他背後撒下一對判官筆，先行合在左掌中，石金龍相隔他六七尺遠。停身站住，這韓天翼却在一拱手一分把左掌向左手的判官筆尾端一合，向石金龍說了個：朋友賜招！他立刻雙手一分，判官筆已經分到掌內，「大鵬展翅」式，一亮左，跟着雙臂再往裏一圈，往胸前斜着又一分，右腳一提，跟着身軀往右一沉，斜探着身子，右腳點地，往右連搶出三步去，石金龍那裏已把劍式亮開，掌中劍向自己胸前一提，劍柄不與胸齊，劍尖向上，右足提起，左手劍訣，食中二指的指尖微向劍上一搭立刻身軀往下一沉，寶劍劍尖左往下圈過來，是整整的劃了一個圓週，却往左一斜身，寶劍平端在胸前，向前帶着劍身平穩，左手劍訣，仍然在胸前圍着，指尖虛搭在劍柄間，往前也是連環進步，也往右連闖出數步去，這時那韓天翼已然把身形一轉，竟日揉身而進，向石金龍撲過來，石金龍此時也猛然腳下一停，把劍柄往外一帶，斜在右脅旁，左手劍訣可往外撐着，塌腰下勢，左腳脚尖，向前探着，韓天翼身形欺到近前，掌中的判官雙筆已然到了，向石金龍的面門上一點，石金龍不封不架，只往左一斜身，雙筆點一空，石金龍左手劍訣向外一領，身隨掌走，由左往後一個大盤旋，韓天翼本想雙筆跟着變招，那知道石金龍這種身形，如行雲流水，已經閃開，韓天

翼雙筆點空之下，立刻右腳一點地，二次揉身而進，又撲向石金龍近前，左手判官筆向石金龍左肩頭上便，右腳筆且向脅下便點，這種式子用的非常厲害，可是石金龍身形還是正迎着他圈過來，判官筆到，右腳往外一滑，身軀往右一閃，左手劍訣，却向奔肩頭這支筆上點去，可是掌中劍也隨着向外一展，這種招術用得迅捷異常，那韓天翼趕緊的雙筆往回下一撤，左腳尖却從右足踵後往右一深，猛然一個「黃龍翻身」，判官筆帶足了力量，隨着身軀往下矮之勢，向外一揮，猛向石金龍攔腰打去，石金龍右腳後一撤。「玉蟒倒翻身」，身形由右往後轉，掌中劍「孔雀剔翎」式，劍身從下往上倒翻着，向韓天翼的雙臂上掠去，韓天翼趕緊的把雙筆往上一抖，雙臂從上向後翻去，再圈回來，猛然一合，向右橫打出去，雙筆全奔了石金龍的右脅下，這兩下裏一遞上招，這個韓天翼在江湖道中雖然不是什麼出名的人物，可是這對判官筆施展起來，真有獨到的功夫，決不是平常的身手，石金龍這一次一字慧劍，為武林中獨創一派的劍術，和他搭手上，立刻現出劍術上的變化不測來，兩人一遞手，就是二十餘招，石金龍也自詫異，此，判官筆上的功夫實是名門的手法，非一般平常江湖道所常見的人物，自己在劍術上也不敢輕視他了，手底實下招術一緊，這回一字慧劍最厲害的是運用到緊妙處，含着相生相剋循環不息，這四十九手劍術，只可惜石金龍沒練到了精純的火候，在瀟湘劍客掌中，運用起來，真有鬼神不測之能，但是敵人到時，已經有些招術散亂，他竟自在石金龍用了手「倒撒金錢」式，並且劍走連環，變式為「漁父撒網」再變招為「倒栽垂柳」這一連三劍，是點咽喉，刺左脅，斬馬跨，一式隨着一式，這一連環運用，竟把這江湖能手中衣劃了一道口子，還算他身手矯捷，一個「鴿子翻身」式，竟白騰身而起，飛聳上石金龍所住的書齋屋頂，雖然在敗走之下，他却任憑頭下略一停身，向石金龍喝道：「朋友你識相，早早離開鳳陽地面，若要聽良言相勸，自有人來送你出境，」石金龍不禁一聲大笑道：「姓石的很明白你來意的可惜你不是我的對頭人，趁早逃命去吧，石金龍並不追趕他，任憑他翻回後坡，逃出青林觀，這種突如其來，以武力要挾，明說叫自己離開鳳陽府，這已經很顯然是有人主使而來，石金龍憤恨異常，提着劍轉回屋中，自己怎麼想，斷定了是那秦大彪打發來的，他這種行為，叫自己越發的有些懷疑不解了，他若是分明看出自己的破綻，就應該嚴拒絕，不准自己再到他家中，可是他當着自己的面前，分明顯示着對我石金龍毫不再疑心，並且叫我常常和她相見，可是暗中却遣這種江湖能手前來，對付我，更要逼迫我說出來鳳陽府實在的圖謀，他這種行為，看着頗有些心於愚蠢，此人居心難測，我倒要好好防，不要再着了他的道兒，自己

反復思索，這些事十分憤恨不平，也不願再睡下去，天明之後，梳洗已畢，自己想到他越是步步逼緊，我反倒要故作癡愚，給他個毫不理會，他的宅中只要由得我常常出入，我那能找不到機會，早晚叫我遭到你的暗算，父母的大仇，再也顧不得個人的私情，石金龍拿定了主意，早晨在街頭散步一回，中午時却信步走奔大石橋來訪秦梅貞，石金龍是一個常來的客人，看園門的家人，也全熟識了，只要石金龍到來，再不用進去通稟，門響後，任他出入，石金龍走進花園中，這時候園子裏非常的寂靜，晴日當空，花木間濃蔭滿地，因為沒有什麼人來往，一羣羣的野鳥，全落在草地上，跳躍着覓食，直到石金龍走到近前，鳥兒才騰空飛去，石金龍緩步往裏走着，到了秦梅貞所住的那座精舍前，並沒有人出來，也聽不到屋中的聲息，疑心秦梅貞已不在屋中，遂招呼了聲小蘭，可是一個丫環也沒答應，石金龍掀起竹簾走進屋內，這一看見主僕二人全在午睡未醒，小丫環在迎門的桌案旁，蟋伏在桌子邊上睡着，秦梅貞騎在窗的一張竹榻上，也睡的很熟，石金龍覺得個人這麼進來，頗有些失禮，更不願驚動他們，遂悄悄的退了出來，走到廊下，扭頭看到通前面的那道小門，門正在開，因為秦大彪已然吩咐過，這道腳門不叫再關閉，石金龍這時可所到前面找他一談，石金龍此時心中一動，心想我既然得着他親自允許，這宅中可以任憑我出入，我何不趁這時往前面看一看，那秦大彪是否在各廳中，倘若天賜良機，給我下手的機會，我何不把復仇的事作個了斷，石金龍立刻鼓起了勇氣，穿脚門這裏走進來，這時正在午睡的時候，連家人也全一個不見，石金龍已經是來過的，穿過內宅一直夠奔前廳，直到了廳房前，一個人竟沒見，輕輕走到廳房門口，竹簾輕輕掀起一角，往裏看時，竟沒有人，可是望不到中間，不知秦大彪是否在裏面，石金龍雖是復仇心切，總是名門正派中所出來的弟子，無論到什麼時候，不肯失了身份，遂輕輕咳嗽了一聲，招呼了聲，老伯，在麼？可是沒有答聲的，石金龍遂掀起竹簾，走進廳房內，一到了廳房裏面，耳中竟聽到一片鼾聲，出自裏間內，石金龍到這時也不由得心頭騰騰跳個不休，這分明是秦大彪在裏間午睡未醒，這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躡足輕步向裏走來，裏間也掛着湘妃竹的竹簾，隔着竹簾，隱約的望見嶺山虎秦大彪就在暗間內迎着門一張竹床上，仰面朝天躺着，穿着件短衫，把前胸也敞開，睡得正濃，石金龍心想：我不趁這時下手等待何時，立刻一掀湘妃竹簾，才往暗間內一邁腿，竹床畧支叱一響，吓得石金龍趕緊把腳縮了回來，可是嶺山虎秦大彪並未醒轉，却反一翻身，面向裏，仍然睡去，石金龍畧沉了沉，二次把竹簾挑起，走進裏間，自己默念，我這一掌若是震不死他，我可就不易逃開他手下了，相隔沒有多遠，從門口到床邊

，不過七八尺，石金龍還不敢就這麼放心往前動手，斜往窗前一轉，看他是否睡着，那知這一遲疑，那竹床又一震動，石金龍心裏一着念，要翻身向前撲擊，自己認定此時下手，惟有一掌向他「腦戶穴」一震去，可以把他震死，因為知道他一身橫練的功夫，不是致命處，只怕不易。他打死，竹床這一動的，鎮山虎秦大彪竟打了個哈欠，頭往這一偏，這一來石金龍可急死了，他的後腦已經完全在枕上，並且他兩手在前腦，並把他華蓋穴閉住，倘若此時一睜眼，自己已有什麼話答對，石金龍往後一退時，手底下碰到了秦大彪脫下來的長衫，正搭在窗下的椅子上，隨手抓起，竟招呼道：「伯伯，你老這麼睡，太容易着涼了，還是蓋上一些衣服才好。」他把長衫舉着，鎮山虎秦大彪竟目一翻身坐起，向石金龍點點頭道：「我這沒用的人，除了吃就是睡，賢契進來，我竟絲毫不覺得，多謝賢契的關心，這熟熱的天氣，不要緊的，我這也大失禮了，你請坐，石金龍仍把長衫放在椅子上，自己也把氣沉下去，說道：「伯伯自管歇息吧，小姪太打擾你了，我進來聽到伯伯在裏面睡着，隔着竹簾看到伯伯前胸微露，我想申衣服給你老蓋上，我少時再進來，這麼冒昧的進來，伯伯不嫌小姪討厭，這時鎮山虎秦大彪已經下得床來滿面含笑的向石金龍道：「賢契別這樣客氣，我已和你說過，這如同你自己的家一樣，你看到我睡着還知道關照我的冷熱，鳳兒還是我親生女兒，他全沒對我這個老爹爹瞞心，你很好，我願意你常常的在我身邊，石金龍已經出得一身冷汗，此時見鎮山虎秦大彪說話很自然，決沒帶出絲毫懷疑之意，雖然未能下手動他，總算是沒誤了事，再等下手的機會，自己也不好立時告辭就走，反隨着他一同來到明間裏，秦大彪却高聲招呼家人，連喊了兩聲，才有一個叫秦旺的小廝跑進來伺候，鎮山虎秦大彪申斥着道：「你們是越鬧越不像話了，這幸虧是我至近的人進來，這要是一個生疏的朋友進入廳房全沒人照管，豈不叫人家笑話，可惜我養了你們這一羣廢物，那秦旺翻着眼睛看着石金龍，不敢辯別，秦大彪吩咐他泡一壺龍井茶來，秦旺答應着去泡茶，鎮山虎秦大彪拿着一把摺扇不住的撥着，來回在廳房徐徐的走着，石金龍已經靠着格扇這邊茶几旁，坐，秦大彪帶着毫不經意的向石金龍道：「賢契，你武功所得定然很深，因為你曾經兩位名師，又全是武林正宗門戶正大，我想你的武功造就必有獨到之處，咱們一塊兒常常談一談，也叫我多得益處，石金龍忙答道：「老前輩，你這種話，可叫我不敢當，我從來是不會客氣，這種事作，明擺在那兒，練功夫全憑火候，伯伯你十年來的功夫，我就是好好的申功，一共才練得多，能和伯伯比呢？」秦大彪道：「這種話我不可不信，武林中功夫固然需要火候到，可是也要在乎師父的傳授，名師所傳學畢竟不同

，我記得我們老師說過，練拳十招不如真傳一訣，這就是說只要傳授武功的人有精微獨到之處，教給你一點訣要，就勝於平常人修練三年，所以武功本領決不是可以用年歲來分高低，我知道少林所傳武功，尤其和武林中別家的門戶不同，掌力所重，並且在本門中有七十多種絕技，那一種功夫練到了全能在江湖上耀武揚威，何況賢契你兼兩派之長，這尤其是武林中難得的事，比如說，你我是冤家對頭，就以方才的情形論，倘若我是你的仇家，我雖有一身功夫，遇上你這麼名家身手，一舉手之間，就可以把我治之於死地，這決不是我過甚其辭吧！石金龍聽他話中有刺，忙含笑答道：老伯，這種比喻叫小姪難以回答。秦大彪却哈哈一笑道：「咱們不拘束的一塊兒談論些武功拳術，怎樣比喻也是沒有妨礙的，假若是方，我睡在床榻上，你若想動我時，應該怎樣下手，我知道你心底下決不弱，我是試你的見解如何，咱們這是笑談，你不必拘束！石金龍此時已暗自警心，原來這老奸巨猾已經覺在我於他懷有惡意，他明明是把我難住了，恐怕我脫身逃走，這時節却用話來步步逼緊，心想老賊你這可叫擗事，咱們拚着看了，遂仍然作爲不懂他意思，也跟着笑說道：「我若是老伯的仇家，恐怕老伯這時不會再和我講話了，一個沒防備，一個安心暗算，老伯焉能逃開毒手之下？秦大彪却哈哈一笑道：「賢契，咱們好在是自己人，我就有些狂妄之處，我想你一定能夠招待，你就不着那麼容易，我就會輕輕易易的遭了毒手麼？咱們取個笑事，在我沒有防備之下，你怎麼下，我不是跟賢契你誇口，你的武功本領我不能不承認你是很有真傳，不過辦這種，你總還經驗稍差，我先問你，你往我身上那兒下手，你比劃一下，你放心，我還不致於被你打上。石金龍此時可不敢把當時真意說出，想往他腦戶穴上下手，這時也站起來，往前湊了一步道：老伯，我着真個是你的仇家，你在那兒躺着，我可以用少林寺的掌「金豹掌」向你這右脅上猛擊去，老伯又在睡夢中，如何禁受得住，這麼下手可行麼，石金龍說話間，身軀和秦大彪對面站着，這時猛往左斜錯半步，雙臂往左一帶，猛往左翻出雙掌的十指，完全個僵，猛往秦大彪的右脅擊去，指尖已經到了秦大彪的右脅上，和他短衫稍一接觸，雙掌的十指猛往外一撒，指尖往後揚，掌往外卷，那秦大彪在這時自從鼻孔中哼的一聲，氣出得非常猛，雙臂如同向下伸懶腰式，右臂猛往後一揮，已把石金龍的雙掌壓下去，他却忽然身軀猛往後一擰，腳下不動，半轉身，右掌借勢往外一抖，手背已經貼到石金龍的小腹旁。口中只喝了個「去」字，反着手掌往外一抖，石金龍身軀騰起，被震出丈餘來，往地上一落，背後正是逆着門的八仙桌撞在上面，石金龍這時本可以提住氣，雙手往後一推，足可以把身形挺住，不致於倒下來，可是身軀一被打出來，意念

一動之間，砰的撞在了八仙桌上，身軀往右一栽，向前面翻轉來，左手趁勢一抓八仙桌的桌圍子，已經斜栽在地上，秦大彪蹣跚過來，慌不迭的把石金龍扶起道：「賢契，你要怨我失手，我的力用得猛些了，桌圍子已經被石金龍抓掉，這時站起來羞滿面，自己拂拭了身上的土，向秦大彪道：「伯伯，果然手法高明，小姪是望塵莫及，住後還望伯伯多多的指教。鎮山虎秦大彪却帶着十分抱歉的神色不住的向石金龍週旋客氣，說話時格外的驚然可親，石金龍也故意的帶出十分敬服他功夫的精純，那秦大彪把茶已泡來，石金龍和秦大彪彼此間反顯得格外融恰，談論着武功運用之法和臨變應敵之術，那鎮山虎秦大彪口頭上雖還顯着客氣，可是無形中已經帶出自負的意思，又坐了一時，石金龍這才告辭，告訴秦大彪要到花園看望梅貞師妹，秦大彪更約定了第二日請石金龍到宅中吃午飯，石金龍答應着辭別了秦大彪來到花園中，見秦梅貞和丫環正在窗下那裏修整花木，見石金龍從宅內出來，十分驚異是問道：「師兄，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我們一些不知道？石金龍忙答道：「我來的時候師妹正在午睡，我沒敢驚動你，我遂到前面去訪老伯伯談了這半晌，這才出來。說話間，一同走進屋中，秦梅貞問道：「師兄，你和我父親全談論些什麼？石金龍道：「師妹不要問了，我今日在伯伯的面前真是丟人現眼。遂把方才的情形絲毫不隱的向秦梅貞說了一遍，秦梅貞聽了十分動容，向石金龍道：「師兄，你雖然收在我父手內千萬不要介意，只要師兄你有容人之量，以後你們真個能推心置腹的患難相共了，你不知我父親他的為人，他今日對師兄這種舉動，若是度量稍淺的極易招人家的誤會，不知要引起多少是非，可是他老人家若非是認爲可以作自知己的人，他決不肯人家動手談話，這分明對於師兄你認作自己人了，住後盤衆到一處，師兄你無須拘束，任憑你怎樣放肆，他決不會怪罪的。石金龍點點頭道：「只要他老人家對我不存輕視之心，我倒很願意在他老人家面前多受教益。」石金龍和秦梅貞又談了一刻，更告訴次日還要到家中來踐約，秦梅貞很是高興，石金龍臨走時，秦梅貞直送到園門外，望着石金龍走上大石橋，他才回去，石金龍回轉青林觀之後，想到今日的事，自己暗作打算，看秦大彪的情形，先前本甚疑心，故意的用話來試探，幸爾我神色不動，始終沒露出馬脚來，到動手時，我不想趁勢用掌力把他震死，那知道這老兒是故意是要看我掌力上的功夫，他竟用鐵臂功擺弄手把我震出好幾步來，這老賊果然手底下厲害，不過在動手之後，看他的情形疑心盡斂，並且頗有自負之意，這種情形，倒許於我十分有利，他已然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倒許有下手的機會了，石金龍這種苦心積慮，暫報父母之仇，到第二日早上的趕到秦宅，絲毫不容氣的受他的款待，這一頓午飯不止於秦

大彪喜氣揚揚，秦梅貞也是十分高興，父女二人對自己全十分親切，石金龍飯後和秦梅貞在花園中整整呆了半日，秦梅貞語言中露出他父親對於自己已有十分喜愛之意，更願意叫師兄妹兩人常相聚首，互砥礪功夫，以圖深造，這種話說出來，石金龍好生痛心，自己頗覺愧對秦梅貞，石金龍再不能坐下去，只得假說有些頭痛，告辭回轉寺林觀，自己回到書齋中，越發覺得自己事情辦差，無論如何不該多惹這種牽纏，如今看秦梅貞的情形，對自己頗有屬意之心，這終怨我惹火燒身，多找這種煩惱，當日和他相會，不過是打算借着他作進身之階，好詳細偵查秦大彪，更兼與他敘起了師門之誼，自己把頭也想左，認爲我對付的只是秦大彪，與他無關，可是秦梅貞雖則口口聲聲也說是他父親行動乖張，父女不和，但是終歸是我沒有經驗，竟忘了一疎不問視一四字，他們終歸是父女，無論多麼不好，有骨肉之情在，尤其是近些日來，自從那入雲龍謝小江辦案之後，他父女情感十分協和，這秦大彪更是老奸巨滑，他似乎對我已經看出些破綻來，可是毫不發作，如今秦梅貞對於我實實在在是一片無邪的戀，他那又知道我正是他爹爹的子劍手，不定早晚就要叫他嘗到了極大的痛心，極大的失望，那時或者也就許和我反臉成仇，自己該對於他早作個決斷，別再牽纏下去我還是趁這時明着離開鳳陽府，另找一個秘密的地方，暫避隱跡，和秦梅貞斷絕來往，再一下手之策，這麼看比較減少一番痛苦，也免得害了這個師妹的終身，石金龍雖是作了這麼個打算，但是實際辨起來，自己又有些礙難了，我過手的蛛絲馬跡，那秦大彪已經有所覺查，我若仍然相然的他們來往，只要我不發動，秦大彪找不着我什麼證據，他決不能立時對付我，可是你只要撒身一走，恐怕他定要在一切懷疑心勾起，他會明結識有許多綠林巨盜，你真個離開鳳陽地面也還罷了，我又不想真個走，我難道從此鳳陽府就不來了麼？那時下手越發困難，我隻身一人在這裏並無援助我的，恐怕報仇就不容易了，石金龍這麼反覆想來，認定了爲父母大仇不能再顧及其他，雖則對秦梅貞有負心之處，他終是我殺父仇人之女，我何必多心不安起來，還是照舊和他來往爲是。只要秦大彪不再對我起什麼疑心，終有我下手報仇的機會，打定了主意之後，無論如何不再離開鳳陽地面了，可是這些事蒙繞在心頭，石金龍一連就是兩天沒有到秦家花園去，可是到第三天秦梅貞又自己找來，說是這次是奉他父親之命，來請師兄到宅盤桓一日，在談話時，秦梅貞不住的向石金龍臉上看着，遲疑的問道：石師兄你身上可有些不爽快麼？怎麼這兩天沒見？我竟覺得你面容削瘦許多；石金龍含笑說道：我自己倒不覺得。秦梅貞要他立時隨同一塊兒到宅中去，石金龍不好却他的盛意，遂跟隨秦梅貞到了秦宅，才在花園中坐了一刻，前面已有家人過來

問：石師傅可會到來？大人請他過去。石金龍遂跟隨家人來到前面，秦大彪已在客廳中等候，見面之後，秦大彪滿面春風和石金龍十分親切，石金龍也測不透他是什麼意思，秦大彪更令廚房中作了幾件精緻的菜肴，在窗前和石金龍對坐小酌，談話間，秦大彪竟談起自己家中的事，十分慨嘆着，說是老妻早喪，只留下這麼個女兒，自小驕生慣養，因為他拜在一清菴主門下，學就一身本領。越發的顯着目空一切，什麼人也看不起，自己因為只有這麼個女兒，不願意過行向東地，未免處處的放縱，可是他的年歲已經一年比一年大了，女大當嫁，早應該為她論及終身，只是他那種驕慣性情，無論嫁到什麼家人，也未必相宜，所以自己對於那件事很愁煩，自從和賢契你相遇之後，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人敬服，賢契更你是一身無牽掛，飄泊江湖，可是終歸也得要找個着落，我有意把小女的終身相託，只是這種事很不願意當面啟着，恐怕賢契有礙難之處，不肯說出口來，這種終身大事，不是委屈求全所應作的，我們好在全是練武的人，可以爽快些辦事，所以我不揣冒昧的跟賢契你當面請求，賢契可以俯就和子女結成這段姻緣，我雖是作過些年官，不怕賢契笑話，我也是江湖道中人，更兼這幾十年後，所接辦的全是些豪放的朋友，我對於小女鳳姑決不來拘束他，你們將來一雙良好姻緣，由着自己的性情去作，一塊行道江湖，不也是件快意事麼？賢契你身在客邊，無庸顧慮一切，我還帶有家資，並且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我決不是那種看財奴，賢契一切事全有我替你辦了，不用你再費事，賢契自己斟酌一下，以為怎樣？——這一來，可真出乎石金龍的意料。萬也沒想到秦大彪竟自當面隨起這件事來，石金龍不覺急得臉一紅，低着頭沉吟半晌，才向秦大彪說道：「老伯伯你這番盛意，實在可感，以老伯伯你這種身份，我師妹秦梅真的終身，足可以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小姪我無家無業，流落江湖，究竟我的出身來歷老伯伯你這還不甚清楚，就肯這麼將就着把令媛的終身相託，這足見你看得起小姪，可是我雖則到現在孑然一身，毫無牽掛，可是我在師門中已然立志，要在江湖道闖出些名望來再談將來的事，我初入江湖毫無成就，那敢就有這種想念，何況我若辦這種事，必須稟明了恩師，聽憑他的主張，小姪我決不這麼冒昧的去作，請老伯伯原諒我，等我把這事稟明了恩師再行和老伯伯決定，老伯伯以為怎麼樣？」秦大彪點點頭道：「賢契你這種行爲，越發令人可敬，不過個人的終身大事，父母不在堂很可以自己主張，我自覺着小女鳳姑雖是驕縱一些，但是事情還知道守着個人的本分，至於願為賢契待從終身，這還多半是他自己願意，我這個作父親的是裝聾作啞，稟明了令師，我秦大彪雖是作過官的人，但是我對於江湖道上一切的事情還明白，這種事決不牽涉到師門的規戒，不論那一個門派，門規

上怎樣嚴厲也不能限制門下弟子的終身大事，石金龍聽他的話風這麼步步逼緊，自己又沒有別的話，可以推拖，只得說道：「老伯這件事可否容我思索一下，一二日內我然後決定，只要在我本身可以作的我不辜負老伯這番美意。」秦大彪哈哈大笑又給石金龍斟了一杯酒，往常石金龍只要到秦大彪這裏來，秦梅貞必然陪在一旁，今日却早早的撤席，不肯留在這裏，分明是他父女已經商量好了，這時秦大彪自己也滿了一杯酒，舉杯向石龍讓着，石金龍也只如舉杯相陪，秦大彪道：「賢契咱們全是江湖道中人，作事最應當豪爽，你可不要看我這事近於粗魯，我實在是看賢契你是一有志向高的少年，我更敬服的是兩位師父，他們全是名震江湖的俠義道，你能夠在他們兩位老師父門下就是很難得的事，所以我情願把小女兒嫁許配賢契，你若再推辭，那可太辜負我一番熱望了，石金龍道：「老伯不要多疑，好在老伯的身分家世和小姪比起來差的太多了，老伯情願俯把令媛許配小姪，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老伯應當原諒我老師恩深厚，父既已去世，師父就能作得一切主張，我不敢一切擅專，也正是小我不敢忘師恩之意，望老伯還是原諒。」秦大彪答道：「好吧！我們今日也就算是作了應，像我這麼大年歲的人，不能把這種事輕易當作兒戲，我只這麼一個女兒，若不是我看重了賢契，可足以倚賴終身，我焉能冒昧此事，我想令師那裏，決不能破壞這段好姻緣，我不管你答應不答應，我就算這麼主張了。我們也不用什麼聘禮定物，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從來不肯說空話，賢契你不要學那怪人，你也是一個仗劍走江湖的名師之徒，爲了個人終身大事，還用的着故意的推三阻四麼？」石金龍被這秦大彪硬拍硬掌，當時真沒法再推脫這種事，除非是自己說出本身不願意，若說是得師父作主，實在牽強，只好把話岔開，不叫秦大彪再題這件事，可是秦大彪忽然招呼廳外伺候的人進來，秦大彪竟自吩咐他們趕緊到花園中把臥姑請來，家人去了一刻，秦梅貞從外面走進來，平時那麼落落大方，此時走進廳房，竟自無形有些尷尬起來，低着頭走到桌前，先招呼了聲：「爹爹」，此時却不向石金龍招呼師哥，只點了點頭，秦大彪說道：「鳳兒你坐下，一同在這吃吧！」更扭頭向石金龍道：「賢契你那邊坐，我們雖算定局，還是先別改口，叫你師妹在你那個坐位，我們了好細談石金龍忙站起來答道：「小姪可不敢那麼狂妄，老伯你老長者，還是請老伯裏坐，免得我們的拘束不安。」秦大彪哈哈一笑道：「好吧！我別解們爲你，誰叫我有幾歲年紀，賢契決不會挑推失禮，秦大彪本是石金龍對面坐的，這時却轉到上座，秦梅貞在石金龍的對面坐下，秦大彪向秦貞說道：「鳳兒，你也是武林中人，又是一清庵主的門徒，平時總要以俠女自居，你更應該不要學那小家兒女那

種動不動作羞的態度，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情所應該有的事，難道還隨着老爹爹一輩子麼？我已把你終身許配於你石師哥你們年貌相當，又全是天性好勇，我想作爹爹的這件事的不會錯吧！你師哥，是一個極有志氣，極能發達少年，將來成名立業自在意中，我一生只有你這麼個女兒，我也不盼望指着你養老送終，我只希望着你能夠終身有托，那也就是了却爹爹的心願了，你還要和平時一樣，不要因為有了這種的情形，反倒和你師哥疎遠了，那就不算武林世家名師之徒弟，秦大彪這一來，把個石金龍鬧得促促不安秦梅貞粉面通紅。

第五章 磨折重重 謀生阻難

石金龍忙說道：「伯伯，小姪已和你老說過，雖承伯伯的抬愛，總得回明了我師父才算定局，怎麼伯伯倒對妹面前講起來？秦大彪笑說道：「賢契你這可是太固執了，我這人作事極爽快，不過賢契對於小女若有不如意之處，不妨面說，我決不能因為這件事辦不成，就和賢契疏遠了，我認爲這件事決沒有不成之理，在你兩人面前講起來，又有什麼妨礙，我們這是名正言順的事，也不用對着三媒六證，我只是愛賢契少年正直，武功造就不凡，賢契從此把我這家中當作自己家中一樣，就不辜負我這番心意了，你還叫我說什麼？」說到這兒，更向秦梅貞道：「好孩子！爹爹爲你這些年來才物，着這麼個當意的乘龍快婿，你連一杯酒全不敬爹爹，太不孝順了。」秦梅貞羞慚站起，手把着銀壺，一邊給秦大彪斟着酒，一邊說道：「爹爹你老人家喝醉了，怎的竟和女兒說這些話？秦大彪吃吃大笑，把酒杯端起，一飲而盡，向秦梅貞道：「鳳兒，爹爹的酒量，不知道麼？這一點酒我就會醉麼？再給我滿一杯，你也要敬你師哥一杯，你別忘了你現在還是主人呢！」秦梅貞只得舉起酒壺來，向石金龍道：「師哥也喝一杯。」兩眼望石金龍，臉上如同湧起兩朵紅雲，石金龍只好把酒杯舉起，秦梅貞給滿滿的斟了一杯。秦梅貞這才落坐，不禁不由的也把酒杯端起，向石金龍讓了聲：「師兄請！」石金龍只好把這杯酒喝下去，自己急的臉紅耳熱，秦梅貞却不時的微微含笑，日光時時的照着石金龍的面色，那秦大彪却是十分暢快，他的酒量甚豪，左顧右盼，看着這兩人笑容滿面的向秦梅貞道：「鳳兒不是爹爹說熬風景這話，你母親早已去世，我父女這些年來，真是苦中取樂，個人心中全有些說不出難過來，如今你得到的這麼個趁心如意的夫婿，我總算是到老來反得到天倫之樂，這也很難得了。」秦梅貞見爹爹實在有些醉意了，秦大彪說這些話時，不敢答言，却偷偷向石金龍使了個眼色，石金龍在這種

局面下，也覺得如坐針氈，立刻起身告辭，推着說：「從來不能飲酒，今日不敢過拂老伯的盛意，飲了幾杯頭頭，很！要早早回去。」秦大彪却也不再挽留，一同離席，石金龍立刻告辭，秦大彪却說道：「賢契我可拿不你當平常人看待，我這宅中可要照樣的來，若學那庸俗人，那就枉為名師之徒，闖蕩江湖的英雄了，鳳兒你替我送你師兄。賢契咱們明朝見了，」石金龍便應聲走出來，秦梅貞緊在身後跟隨，自己倒也不好意思的不從花園中走，穿着內宅來到花園中，石金龍此時也不知是甜是苦，鬧的心亂如麻，秦梅貞却在身後招呼道：「師兄你還是稍坐一坐再走吃了這麼多酒就回，大石橋一帶很風大那可就真要真醉了，」石金龍點點頭，一同走進秦梅貞所住的精舍中，秦梅貞叫了環小蘭趕緊去泡了一壺龍井茶來，親自給石金龍斟上一盃，送到面前，石金龍此時默默無言，低聲不語，秦梅貞也眼睜睜了半晌，這兩人一變往日的情形，石金龍正在盤算心事，秦梅貞忽然招呼道：「師兄！你怎麼不喝茶，你想什麼？」石金龍忙把茶杯端起說，「我這不是喝了麼？我什麼也沒想。」秦梅貞却長吁了一口氣，忽然說道：「師兄日子過的好快，算起來我們那遊山回來，關帝廟中小坐，恍乎是一兩天的事，其實已經過了有一月了，師兄你想過去的光陰真是價箭一般吧！」石金龍聽得心驚，想到關帝神前盟誓，今日他竟拿這種話來點醒我，分明是有意而言，石金龍點點頭：「師妹，我焉能把這眼前事就會忘掉，我深願言行如一，能夠如了我的心願，但是我一再和師妹說過，我眼前有難言之痛，礙難向師妹說明，無論什麼事，總得把現在過去，全特將來。」秦梅貞帶着十分不快的神色說道：「師兄，現在不就是過去的將來了麼？師兄你的圖謀不遂，情的志願難達，我還是應該早早的離開這裡，倚靠到一專菴主身旁，把一切全去開了，倒免去多少牽纏，師兄你究竟多咎能夠和我一同走。」石金龍微微搖了搖頭道：「師妹你雖然屢次告訴我，秦老伯性情很怪，骨肉至親如同陌路，可是現在我看起來，還不盡像師妹你所說的那麼厲害，他老人家對於師妹你何嘗不關心，更願意為將來打算，這不是父女之情是什麼？」秦梅貞道：「也許是我見解不同，我所看到的，所覺查的，也和別人不一樣吧，師兄你究竟是在鳳陽地面作何打算？你還早早決斷一下，你也是寄身江湖，武林中成名人物門下，自己把道路不要走差了才是，石金龍道：「我道路若是走差，也不會來到鳳陽地面了，這倒不用師妹替我担心，我腳根還立得穩，只是我感覺到人生離合悲歡，壽夭窮通，實不是由人所能够想像的，我未來的事連我自己毫無把握，正是我不能斷定這個人生死一般，只着個人的遭遇而已，秦梅貞道：「師兄，這個話說的太過高深，我實有些不明白，師兄你究竟是什麼心意，怎的竟不肯多告訴我一些呢。」

石金龍這時已經站起，向秦梅貞道：「我大約今日的酒也喝的多一句了，語言無狀，自己也不明究竟將來應該落到怎樣結果，師妹，我給他個隨遇而安，也就是了，我們過兩天再見吧。秦梅貞道：「師兄這時走，我可決不攔阻，不過你聽父親說了，叫我我要和往日一樣，心中不許存那備俗之見，難道非等我去找你不肯來麼？石金龍點點頭道：「好吧，師妹不用去找我，有工夫必來。」石金龍立刻告辭從秦宅花園出來，回轉青林觀，在才要進廟門時，突然車牆各那裏，似乎有一人探頭向這邊張望，石金龍仔細一注意時，那人竟自匆匆走去，石金龍看着有些可疑，可是也十分放在心上，仍然轉回書齋，自己想到遇合之奇，有時真不信這是個人親身經歷，怎的我的命運中竟埋伏的這麼些難以下手的事，我不能按着當初靜虛老方丈所說的「運慧劍斬斷了一切情緣魔障，才可以入正途，歸正果，走那未來的康莊大路」現在我自己要好好打算一下，眼前這步魔障，我不能毅然把他斬了，我還題什麼報仇，我看是姑息這點俗緣，只怕我非落個把一身毀滅作人世間的罪人不可了，我不趕緊下手，等待何時。只要能報把父母的大仇得報，能夠把父親的骸骨從金佛幸運闖去，埋到老竹坡祖墳前，我就是落個和仇人同歸於盡，倒也甘心，何不再顧忌着秦梅貞那種疑情依戀，想到這兒，把一切事全丟開，反覺得心頭上乾乾淨淨，自己只要把心念堅定着下手圖謀，那會沒有動手的機會，石金龍拿定了這種種主意，雖則白天被秦大彪以姻婚事纏磨得，幾乎不能應付，到此時反倒安安靜靜睡了一夜，第二日起，却早早得梳洗完了，到市鎮轉了一回，到午後又去秦家花園訪秦梅貞，石金龍此時是另換了一付心腸，自己認定了寧作負心人也不能再貪戀着塵凡一切物慾把自己復仇之念稍稍影響了，所以對於秦梅貞只是一派的週旋應酬，石金龍這種情形，決不是忽生惡念，這就是他命中多磨折，遇到了這種境地，有多大智慧的人，恐怕也找不到兩全之策，雖然明知道秦梅貞是一片癡心，可是父母深仇焉能不報，石金龍安心等待機會，只要得手時，就要把秦大彪先行置之死地，自己能逃開固然是好，逃不開橫劍自刎，也免得活下去無法再見秦梅貞，石金龍這種想法是志堅意決，安定了主意，反要接近了他父女兩人，可是這一天竟沒有機會去見那秦大彪，不過秦宅的花園，和內宅，他可以隨便出入，決無阻擋，只短短幾天的工夫，已經把秦大彪起居的習慣得知了大畧的情形，就是他每天在中午之後，必要獨自在前廳歇息一個時候，至晚間二更一過，在內宅的上房睡眠，這是他每日起居決不變動的事，石金龍只担心着秦大彪對於秦梅貞的婚事向自己過分的逼迫起來，那倒不好對答了，幸爾在那日談過之後，有時見着他，秦大彪竟也不再題起，石金龍稍微的安心，這天又到秦宅花園，正趕上又是一個中

午之後，丫環小蘭在廊下乘涼，石金龍走到近前，向他問：「你們小姐在何處，小蘭用手指了指窗內，低聲說：他才睡下了不知怎的，我們小姐這兩日來總是悶悶不樂，石金龍點頭說，也沒答什麼，自己轉身來這花園中，柳蔭下花棚前，來回散步，漸漸的又走進了通內宅的小門前，畧一思索。毅然向裏走來，院內在這時也是最清靜的時候，連僕人們全因為天熱晝長，在這時各自找涼爽的地方歇息，那落中清靜異常，石金龍倒背着手，緩緩向前面走來，仍然直奔大廳房，到這裏時，廊下却有一個家，坐在欄杆，倚着柱子也在迷離睡着，石金龍本不想驚動他，可是才從他身旁走過，這個僕人已然驚醒，一見石金龍，吓的垂手站起，可是睡的迷離離離的，他才要開口招呼，石金龍却向他擺擺手道：「你只管歇息，秦大人這時定也睡着，你不管我，我在這裏呆不住」，石金龍說這話時，已經安心進廳房查看，秦大彪果然又睡着。自己萬不能再錯過機會，我要立時下手，他輕輕把竹簾掀起，才把右腿往里一迈，突然聽得身後有人招呼道：「這位敢是石師父麼？我們久沒見了」，石金龍一回頭，不禁暗暗咬牙，招呼自己的正是金沙手呂子彬，他站在東廂房的門口，背着手站在那兒，向自己含着笑，這分明他是早已看到自己到後面來，石金龍只好把竹簾放下，轉身來向金沙手呂子彬拱手道：「原來呂師父在這裏，呂師父竟還能認得我，我們相別的日子很久了，我算起來不下十年，呂師父你還得意思吧」，石金龍說着話，竟自向院中走來。這種冤家對面，尤其是石金龍復仇的事，就算要一敗塗地，石金龍今日決不想再走出秦宅了，這時金沙手呂子彬，却往台階下一站，往旁一撒身，立刻含個笑，向石金龍拱手說道：「石老弟，我們可不到屋中一談」，石金龍道：「正是求之不得，呂師傅價險，金沙手呂子彬往前搶了一步，伸手把竹簾掀起，石金龍昂然走着人，見屋中並沒有別人，金沙手呂子彬跟着也進來護石金龍落坐，石金龍向呂子彬說道：呂師傅，你好眼力，居然還認得我這是很難的事，呂師傅把我叫到這屋中怎麼打算，石金龍說這個話時，已經預備着，只要他一口出惡言，自己再不耐，立刻以一身所學，和也一決生死，回轉再和秦大彪作最後的拚鬥，可是金沙手才呂子彬面色仍然緩和，向石金龍道：石師傅，雖然我早已看出石師傅你就是當年到過青狼寨的年歲很小的少年，可是現在你已和秦大人的令媛既有武林的師門友誼，更和梅貞姑娘將要結成秦晉之好，這是我十分欣羨的事，秦大人他竟自不記得石師傅當年是找他的人了，可是我們全是江湖上立足的人，誰也不能破壞誰的事，只要與大體無傷，細微的小事，很可以把他丟開，所以我呂子彬決不敢多說一句破壞你們事的話，石師傅你定能相信，我呂子彬也是江湖中一條好漢子，不會有那小人的行爲，現在我同和

石師傅遇上，願意和你多親多近，我冒昧向你領教一聲，當初石師傅到青狼堡，前去找秦大人，究竟你們有什麼仇怨，或石師傅你那時尙沒歸入瀟湘劍客門下，也是我綠林道中的朋友吧，如今與從前不同，十餘年來，一切事全變化了，石師傅你身入名門正派，瀟湘劍客乃是武林中最爲人景仰的人，秦大人雖然出身亦不甚高，少年時也是闖江湖一條好漢，後來更洗手江湖，作了些武官，現在石師傅更和梅貞姑娘志同道合，我和秦大人是多年舊友，深願石師傅和他把從前的舊怨完全消除，不要鬧出意外的是非來，叫人笑話，我呂子彬決不給你們破壞一些，石師傅可否把真情實況，說與敵人，石金龍此時把先驚懼喜怒已消到了一半，聽金沙手呂子彬的口氣，他實實在在對於自己出身來歷，知道的並不清楚，這慶的事尙有挽回的希望，石金龍爲父母報仇的事，真是受盡了無邊痛苦，自己只盼望着能夠夙願以償，就是自己生死榮辱，決不計及，此時能夠有緩和下來情勢，心裏當然覺得稍安，遂向金沙手呂子彬道：呂師傅，當年的事儘可不問，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就和這位秦大人更沒有直接的冤仇，只爲那時候年青氣盛，架不住旁人的言兩語愚弄我，竟去輕將虎鬚，和秦大人的對頭人，就是他青狼堡的一個佃戶，只爲飯碗被秦大人打碎，他非要謀殺秦大人不可，我那時已經練了幾年的功夫，自己已經認爲了不起的人物，竟妄日學起行俠作義來，這就是少年無知，那時辛虧遇到了真正武林能手憐念我被人利用，把我救了出來，事後我何嘗不知愧悔，這就是我當年在青狼堡的情形，呂師傅未免叫你見笑了，金沙手呂子彬點點頭道：原來如此，既然石師傅知道當年所作的不當，秦大人更沒有再認出石師傅就是當年找他的人，這正可把原事完全消滅下去，不過我呂子彬有兩句冒昧的話，石師傅你多招待，我們全是寄身江湖。各走各的道路，各不相擾，只是江湖中最重要的朋友二字，我和秦大人實有過命的交情，他一身安危，我實有保護他之意，江湖道中恩怨分明，可是講究明打明鬥，硬攪硬接，那才不愧是走江湖的朋友，倘若有人使用那種陰謀暗算，我呂子彬也只有憑我一身的力量和他較量一番，石師傅你既然對他父女全認是可以接近的人，將來你們或者比我呂子彬還許近上一層，這再不用我這旁人担心了倘若有什麼危及他父女的安全，我想石師傅也不會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吧！光棍一點就識，明白人話不用多說，石師傅我們彼此間也要把青狼堡一番相遇的事完全丟開，不再記起，只要我們全能在鳳陽地面呆下去，或者我們更能多親近了，石師傅我們彼此心照不宣了。金沙手呂子彬這番話暗寓幾諷，分明是在點醒石金龍身入秦宅和他父女接近，不要把旁人全看成了愚蠢之徒，只要安甚麼惡念，由呂子彬那裏就不容你趁心如願，這是復明顯的情形，石金龍聽呂子

彬這番話時，微微一笑道：呂師傅，你是老江湖，我石金龍年青閱歷淺，多謝你的指教，現在呂師傅既說到這兒，你又和秦大人過命的交情，不妨再冷眼觀察，我石金龍究竟還懷着什麼心意，呂師傅不會看不來，倘若你看出，什麼人敢對秦大人用陰謀手段。呂師傅你一雙鐵掌也足以叫他斷送在你手下，他是孽由自作，禍由自取，呂師傅你完全可以好好的成全他，呂師傅你想，是不是？金沙手呂子彬點點頭道：我雖然沒有那麼大本領，可是真有這種人在我面前想逞手段，我還會叫他逃出的手法，石師傅你還不知道秦大人這些年來，也因早年結怨太多，難免有小人暗算，所以他也時時的預防着，恐怕有人對付他，這些年來，他沒有一天把功夫擱下。說到這兒，哼了一聲道：真有那不知輕重的人，想加害於他，不用姓呂的多管閒事，只怕還未必逃的出秦大人之手吧！石金龍忙道：呂師傅，這個話我倒十分相信，秦大人一身武功本領也不是平常人所能對付的，真有那不知輕重利害的人想動他，那真是太歲頭上動土，石金龍站了起來，向金沙手呂子彬道：呂師傅我們改日再談吧！呂子彬站起往外相送，石金龍走出廂房，下了台階，向金沙手呂子彬道：秦大人的午睡還沒醒，我不必再驚動他了，我晚間再來，金沙手呂子彬說道：石師傅有工夫還是常常到這裏來和秦大人談談，也可消磨寂寞，我是不能在此久住，一兩天就再到浙江省錢塘去訪一位朋友，石師傅有工夫務必來，我們也要多聚會聚會。石金龍答了聲：好吧！仍然奔花園子的小門，才往這道小門外一邁步，見秦梅貞站在小門旁雙眉緊皺，面帶愁容，怔怔的站在那兒，似有所思，石金龍忙招呼：師妹你睡醒了。秦梅貞這時才愕然警覺，忙向石金龍道：石師兄，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我怎麼會一些不知道？石金龍道：我來了好久了。秦梅貞又問道：可見着我父親？石金龍道：他老人家午睡未醒，我沒敢驚動他。秦梅貞這時愁容盡斂，一邊說着話，一邊引領着石金龍走進自己屋中，石金龍道：師妹，我沒見着老伯，倒見着一位武林中的有名人物，前面住的那位呂子彬老師傅倒是江湖道中有名人物，他和秦老伯想是多年的交情了。秦梅貞立刻臉上帶着十分羞愧的神色，點點頭道：這個人倒是常來，其實和我父親也沒有深交，不過平常朋友而已！怎麼石師兄認識他麼？石金龍道：我也記不清楚，大約前些年是在什麼地方遇見過他，這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不到的人全可以碰上。石金龍因為今日突然遇到了金沙手呂子彬，這是一件最使自己動心的事，聽他的口風簡直是警告自己，他是何居心，尚不敢斷定，但我必須要十分小心了，所以現在心緒十分不寧，又和秦梅貞談了幾句，立刻告辭，回到青林觀中，越想這件事越不妥，恐怕這呂子彬口中所說的未必作的準，保不定他就許和秦大彪說過當年青狼堡臘月初七夜聞那

